佩弦齊文存 佩弦齊駢文存 佩弦齊詩存

佩弦齋文存卷首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請速定大計以措危局疏

奏為法夷篤食藩封陵迫已甚籲請速定大計以措危局而固邊防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法越兵爭已逮年餘戰守紛紜迄無定議近聞法人襲破越都迫成和約歸其保護

朝廷重開邊釁未肯頌言用兵抑或軍情慎密

聖心默斷於上樞臣贊决於下非外廷所能仰窺萬一然微臣惓惓之私終難自已竊謂今日情形有不能不戰之勢四有必當急戰之機三敢為

皇太后

皇上纖晰陳之越南之患釀於琉球琉球之禍萌於臺灣倭人狃
於臺灣之役滅琉球以嘗我俄事方殷未遑撻伐迨伊犁來歸而
後我仍晏然無問罪之師於是法兵起矣得隴望蜀夷固無厭亡
羊補牢計猶未晚失今不圖將狡焉思啟者接踵而至英人據緬
甸以逼滇據廓爾喀通衛藏以窺蜀俄人煽烏梁海以脅喀爾喀
蒙古不出一二十年我之羈縻屬國胥折而入於夷脣亡齒寒欲
求邊境一日之安而不可得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一然猶可諉曰
遠臣請更言其近者朝鮮密邇
陪都屏藩東海米利堅志在互市首發難端猶未必利其土地也
俄與日本則日思抵隙蹈瑕以進蝕我東三省其幸免於吞噬者
正以仰仗
聲威久庇宇下之故若越南唾手可取俄日兩國勢必效尤挑釁

朝鮮朝鮮非越南比我能隱忍坐視乎與使他日受剝膚之災而仍不免於戰何如今日戢狡謀之漸而先示之以威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二越南六郡膏腴之地久爲法踞其僅存者視同外府何足勞師祗因滇蜀富饒垂涎已久法商近以礦利餌其政府遂啟戎心若未戰而遽與言和墮其術中勢必多方要挾滇南金穴之利中國自主之權彼皆得而撓之而議兵費議商政無理之求抑在其次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三劉永福雖草竊餘生近已爲我捍衛牧圉我之濟師濟餉法人豈無聞知掩耳盜鐘事機終露法以李威利敗沒之故切齒復仇若和議一成彼將佯請中國夾攻劉軍杜我接濟之謀絕其應援之路不從則仍傷和好從之則自撤藩籬措置棘難進退失據此其勢不能不戰者四法自爲德破以來嘗膽臥薪誓刷前恥每欲耀兵鄰境虛張國威而歐洲無隙可

葆真堂藏板

乘乃思求逞於我萬不料有劉永福之功越也師徒撓敗不得已始為鄧艾取蜀之謀以圖牽掣越軍孱弱城守空虛順化之失固在意中初不必因此張皇失措我但成犄角之師彼將悶而氣沮我若持緩圖之議彼且益肆憑陵此必當急戰之機一也西例軍興無專餉取諸國債籌諸議院法又為民主之邦民不樂輸餉源立匱此次用兵皆其執政之意國人以其含德而事越也怨讟繁興外部大臣因之避位第元戎失律勢成騎虎不得不徵兵調餉以張虛聲若布告各邦聲罪致討曠日持久情見勢絀必將陰丐英美諸國為之解紛此必當急戰之機二也法使脫利古崛強已久近忽至天津議和法又別遣舊使巴特納為全權大臣隱示轉圜之意若使迎機以導和約未必不成然阮氏舊封已非我有且聞法又調阿洲土兵萬餘赴越此其意不過以和餌我冀緩救越

之師而全力專注於劉永福孤軍以逞其毒遲延日久彼將厚集兵力先發制人劉軍挫衂越事糜爛邊境驛騷我始憣然改圖亦已晚矣此必當急戰之機三也夫事會之來間不容髮今日之時勢其必出於戰而無疑者固已章章若是然使內無制勝之術外無禦侮之才臣猶未敢冒昧上請也溯自髮捻肅清而後練兵選士製器購船十有餘載以之角逐海上則不足以之防禦海口則有餘矧以戰爲和和乃可恃以戰爲守守乃益堅臣請更陳制敵之要一曰圖進取法以水師雄海外今據河內隔南定襲海陽以拒劉永福其神符海口防守必堅以我所短攻彼所長非計也儻欲盡富良江而守則左右南三圻拱手而授之法北圻十六郡存者亦不及半河內去鎮南關僅四百里而遥彼以保護東京爲名治舟師據險要邊患將自此始爲今之計惟

飭滇撫臣乘秋高瘴落之時出洮江以拊其背

飭徐延旭循富良江直搗東京而檄劉永福進取海陽南定興安以為屏蔽三郡既得駐之重兵進可以撼南圻退可以扼越海底為一勞永逸瓊州距西貢輪船兩日可達北距神符海口尤近或時出奇兵擾其後路斯可耳要不必與之角勝也二曰固根本法人勞師襲遠久將不支或且豕突狼奔擾我

畿輔李鴻章威聲素著坐鎮巖疆設防十餘年糜餉千百萬若臨事而不能一戰

國法之謂何且天津海口守禦甚嚴敵若果有北竄之謀則以淮軍扼其前煙臺旅順兩軍躡其後首尾夾擊可使隻輪不返敵亦安敢輕臨重鬨並請

特簡親臣嚴閑衛士屯張家灣一帶為津師後勁如是則根本可

無虞矣三曰嚴海防登萊兵力雖薄有吳長慶駐高麗之師移駐
仁川海口遠則固
神京門戶近則為山左聲援且與奉吉防軍遙相聯絡瓊州與越
南對峙法不得逞於越或將攻其無備以綴我師當徙勁兵駐廣
勇以實之張樹聲曾歷戎行粵之紳富急公奉上官民聯為一氣
敵自不得覬覦江南鎮以重臣又有長江水師為之策應吳淞礮
臺雖未及北洋精密亦已經營有年上海一隅西商屬聚歐洲以
商立國英人成本尤多利害相關法亦未敢輕動臺灣自闢番地
後兵額倍增鹿耳門天險堵禦亦易但能堅守澎湖嚴扼滬尾內
奸不作外寇難乘遂洪阿姚瑩之敗英軍前事之師也閩兵六萬
有餘戰艦幾及三百調度得人豈虞外侮兼可與浙軍互相救援
惟定海孤懸海中易攻而難守應

飭疆吏相機妥辦毋以一隅掣動全局閩浙督臣嫻於吏治軍事素所未經或當調入腹省之處
聖明自有權衡非疏逖之臣所敢妄議輪船可用者聞僅有二十餘艘請以其三之一衛津沽以三之一固粵海而以其餘為遊弋之師輔以紅單快蟹拖罟舢板等船儘數守禦聞北洋所購蚊船價廉而頗適用鐵甲兩艘未至亦令迅速開行鐵船駕駛多用洋人豈可倚為折衝不過以壯聲勢毋憂其不足也四曰興團練防海之要在戢漢奸然今日之漢奸防不勝防矣教士徧於國中教民蔓於海內暗為線索漏洩密謀道光鎮海之師咸豐大沽之役可為殷鑒臣愚以為欲靖內奸非團練不可民間使自為糾察則耳目易周官吏不擾以科條則團防易集薄海黔黎痛憾洋人深入骨髓欲得而甘心久矣祇以

威令所在未敢擅自驅除洋人之畏官軍不如其畏鄉勇廣東三元里之事具有明徵彼深知衆怒之難犯也故借傳教爲煽惑以貨財爲籠絡其意甚狡其計則愚今誠宜示海疆徧興團練爲民擇吏因地制宜郡縣假以事權牧令久於其任無事則編爲保甲以防豪右之橫行有事則集爲鄉團以輔官軍之不逮徧地皆民卽徧地皆兵閭里之棘矜勝於樓船之戈甲也目前倉卒集事雖未必可使卽戎但使實力奉行奸宄已無所容足法國傳教之徒責成地方官護送出疆遣之回國事平再議開禁餘則由總署婉商各國公使令暫回香港或暫羈腹地以防誤殺之虞並曉諭民間毋得擅毀教堂擅傷教士斯睦鄰之道抑亦省事之方也五曰聯與國馭夷者必審度夷情而後可操勝算德與法勢不兩立法苟逞志於越未有不爲德所深忮者若

令李鳳苞商諸外部聲言出師或假曾紀澤以全權之名由法赴
德明結外援此法人心腹之憂必致自相驚擾或謂中外之交未
固德豈肯爲我用法豈果爲我患然使事即難成固於
國威無損況今日歐洲大勢可制法之死命者惟德而深慮法之
復讎者亦惟德德既與我同其利害自當與我依如輔車彼此合
謀觀釁而動即使事平索謝不過少酬兵費較之坐失藩衛受無
已之侵陵其利害相去猶不止什百也昔漢通西域而匈奴遂衰
唐盟回紇而吐蕃宵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之事何獨不
然有此五者可以一戰然臣非必果於求戰也直省水潦爲災民
窮財匱非迫於萬不得已豈敢輕言用兵儻
天討既申彼能降心相從言歸於好我又何求若其妄肆鴟張執
迷不悟則請堅持定議毋惑游談英人入江之師動以浮言而至

今爲梗俄人改約之議示以鎮定而卒就範圍得失𤼵然無俟再
計決也臣忝列清班翰林職在論思不敢謂無言責況越南一役
爲數十年安危所繫日夜念此憂憤實深迫切上陳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謹
奏光緒九年八月廿二日
再聞廣東寓居洋人鎗斃華民致激衆怒有拆毀洋房之案其起
衅情由及一切弭患事宜該督撫諒必持平辦理惟中西律法輕
重懸殊華民殺洋人則有抵罪之條洋人殺華民並無結案之日
且非獨洋人而已卽教民犯案亦多爲所掣肘固由各領事之有
意庇護亦以中外刑法不同故敢藉詞延宕也擬請
勅下總理刑部兩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商訂畫一刑章頒示遠近
以免畸輕畸重之弊庶巨案不致久懸而中外之民亦各有所顧

忍矣臣爲愼重民命起見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和議未可深恃疏

奏爲和議未可深恃請
飭嚴海防以杜狡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聞大學士李鴻章覆奏一摺
諭交廷議仰見愼重邊防博訪周諮至意臣等竊謂能守然後能和古今不易之理道光年間撫議未成海防先弛遺患至今前鑒不遠今法越之事誠懼其蹈覆轍也敢先舉和議流弊言之北圻之地越不能守我取諸法非取諸越也諒山高平宣光地多磽确

非法人所必爭北甯山西興化屏蔽東京爲法人所必據今欲與之畫界分疆北甯以南豈能復踰尺寸將來邊陲有事一舉足而徑攸鎮南關疆埸之患正未有艾况數年來

命將出師所得者祇此人棄我取之地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然分界之事特其小焉者也劉永福屢挫凶燄法且欲得而甘心以西例言之我固有保全之責同治時白彥虎竄入俄疆俄弗予我即其明徵劉軍之在越南若綴旒然無所附麗倘欲畀以宣光諸郡爲我屏藩則實逼處此旣非法人所甘而壤地褊小不足圖存終且爲法人所并儻欲徵入內地以羈縻之在劉軍則遷地弗良在北圻則長城自壞縻軍實而長寇讎莫此爲甚然劉永福之事猶其小焉者也兵費賠償西國幾視爲通例前聞各國使臣至總署調停索償款二千餘萬今李鴻章且謂調處於未要挾未决

裂之先夫去冬之照會近今之
諭旨中外共曉此猶謂之未决裂也其將誰欺福祿諾兵船已至吳淞揚言北上此猶謂之未要挾也其孰敢信且諸使臣以二千餘萬爲言而德璀琳獨言可省其果省耶諸使臣恥其言之不售必將多方搆煽而和議終於無成其不果省耶又何爲竭有限之脂膏不以之備餉需而以之塡谿壑此理之不可解者也然兵費之事猶其小焉者也滇岸通商各國覬覦已久但能遲開一日則外夷少一日之朘削邊境多一日之敉安李鴻章乃以各海口通商無害爲證夫自海口通商以來每歲漏巵二三千萬海關總冊歷歷可稽東南諸省十室九空市肆蕭條日甚一日其效亦略可覩矣矧海口通商不過竭我之利源陸路通商更欲攘我之土地不必遠徵諸印度南洋也越南之事卽前車之鑒滇省礦利甲天

下道險遠艱彼且將以助我興利爲詞以開辦鐵路爲請通商不已浸假而牟我自然之利牟利不已浸假而奪我自主之權彼若任指滇粵口岸以爲壟斷我將何以應之李鴻章既已成算在胸於其必不可許者詎能堅持以拒然臣等愬愬過計正慮其急於求成將曲狥敵謀而不恤也夫此數端者法必竭力以挾要求我亦必竭力以相抵制抵制不已彼且竄擾海疆以爲恫喝故我軍卑辭款敵之際皆敵人潛修戰備之時而

朝廷方逮失律之元戎以肅軍政彊吏復持主和之游議以懈軍心迨至沿海驛騷邊方糜爛悔已晚矣爲今之計既已陽示和好之名益當速籌戰禦之實戰禦之實奈何首籌北洋北洋淮軍幾及四萬器械之利餉儲之富爲諸鎮冠自捻寇削平而後不見戰陣者十有餘年李鴻章臨事恇怯豈自料其軍之不足恃耶然大

沽北塘礮臺林立守備素嚴患在士氣不振今宜明示以
朝廷主戰不主和之意嚴申軍律以肅戎行其煙臺責之曹克忠
旅順口責之宋慶嚴不測之誅重不貲之賞心志旣定兵氣自揚
儻煙臺旅順各得輪船數艘以爲兜剿敵必不至越東海而徑闖
大沽卽使徑闖大沽而有煙臺旅順諸軍以爲聲援敵亦安能持
久是在當事者之堅忍耳其次籌臺灣海濱諸島若崇明若定海
若瓊州皆非西人所注意獨臺灣地大物博得之可以控制南洋
故東西洋人莫不垂涎其地臺灣道劉璈前守浙之台州倘稱果
敢聞鎭道意見不合閩督駕馭失宜古未有上下不和而可共兵
事者應請
飭查更調以免貽誤其次籌沿海海疆數千里防不勝防然如粤
之虎門浙之鎭海江南之吳淞口所當扼要而守者每省不過一

二區其餘輔以民團已足靖內奸而禦外寇今設防將及半載而各省團練仍未遍行殆非所以作民氣固民心也且今之議和者動藉口於鎗礮未齊輪船未備抑亦思道光時林則徐之守廣東咸豐時僧格林沁之守大沽豈皆船堅礮利乎 臣等固不慮器械之不精而慮軍心之不固今教民漢奸充斥內地非以民團自相糾摘兵力必且終窮並非好為迂遠繁重之事也其次籌外夷東西兩洋無事則為狼狽之奸有事則收鷸蚌之利今倭有琉球之釁英有沙面之釁俄有黑頂子之釁類皆覬變乘時眈眈思逞聞法軍在越募俄日兩國人為助其意可知英雖強弩之末未欲與我為難然有巴夏里潛煽其間安知不協而謀我軍志有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馭夷者當權其緩急重輕以為區處故沙面之案速結為宜曾紀澤在倫敦克舉其職請

飭與英外部妥商完案以固邦交俄與日非可理喻我苟專示以弱彼將益逞奸謀操縱得宜則總署與樞臣之責矣抑臣等更有請者敵國外患乃殷憂啟聖之資古帝王惕厲憂勤以禦外侮載在前史無俟縷陳李鴻章所奏內外上下卧薪嘗膽之言實爲救時要論顧臨事則每思自奮事後又徒託空談際茲時勢艱難一誤豈容再誤此其道在求諸實事其端必始自
宮廷今法亟要挾多端和議終不可恃兵事利鈍非可逆睹自天津而外其餘沿海皆屬次衝卽或偶有挫衂願勿遽示張皇則法人恫喝之技將窮終必就我要約此臣等區區冀望之忱抑亦薄海臣民之願也臣等忝列論思之職目擊時艱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四月十八日公摺三人同上

敬陳管見疏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維法夷犯順

天威赫怒聲罪致討閩中之役雖舟沈師熸而將士戮力殲厥渠

魁近聞各國又代為轉圜此其操縱之機

聖明自有權衡非臣愚所能仰測特恐敵謀詭祕借和議以懈我

師句結強鄰徐圖大舉夏間之事具有明徵故防務不可不加意

講求餉需不可不預為籌備臣管窺所及約舉八端敬為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關東宜屯重兵也法今按兵不動殆將潛煽俄日兩夷協而謀

我法與日貧弱無足慮可慮者俄也俄兵船不能出地中海其統

東太平洋而來者數必無多然有日以爲東道主則取攜較便法有鐵甲六十餘艘兵輪二百餘艘器非不利所乏者糧餉也儻因糧於俄而調一二十艘援我東南俄與日復援我東北以遂其覬覦朝鮮之計則我將處處受敵查朝鮮與俄連界者爲咸鏡道之慶源府俄人可自圖們江口濟師特其地林木叢雜非用兵正道其通商三口在德源者距國都較遠在東萊者則與日本對馬島爲鄰在仁川者距國門僅七十里俄日有事該兩處首當其衝我軍戍朝鮮者駐漢城似不如駐仁川以扼門戶然朝鮮地瘠民貧銀每兩僅易錢七八百閒我軍苦累已甚吳長慶沒後統兵者資望漸輕萬一士飢而潰豈不損

國威而啟敵侮臣之過計以爲軍事貴因地制宜士飽馬騰然後可操勝算增口糧所以固屏藩也若其不能則弗如徹回內地以

防諱潰而
飭該國王整軍經武爲自固之謀至由海關外隨地皆可登岸現
僅有吳軍分紮金州兵力太單易生窺伺似宜
特簡威望素著之大員統兵以鎮其地東控朝鮮之衆西連樂亭
之師建威銷萌根本益固矣
一浙江山東宜加意防範也敵船現泊閩粵再舉未必犯閩且將
直竄北洋以驚我蹈瑕攻隙以撓我我之所謂瑕與隙者非浙與
登萊乎定海有成邦幹等十餘營甯波有提臣駐紮而鎮海尤爲
衝要防兵或恐單弱軍火亦恐不敷可否
特召前提臣黃少春募舊部以屯其地乍浦水淺沙淤舟難駛入
然道光時亦嘗爲鏖戰之區浙兵力難分顧安徽江西地居腹省
如有防營似可就近抽調移緩就急閩浙勢本相連請

飭左宗棠統籌兼顧登州威海衛爲北洋第一重門戶與山東全省之兵力統馭得人夫豈不可一戰第閱其礮臺甚少應請飭該撫趕籌修築煙臺雖已屯重兵然與旅順尙非對峙其對峙者爲隍城島海面廣不逾二百里最宜扼守從前未暇經營今則更不可緩如敵舟北犯以此地與旅順礮臺扼其衝而以天津輪船馳剿之敵必不能飛渡固旅順卽所以固天津也

一出關之師宜添募粵人也北圻山多而瘴重湘淮士卒偏之輒病現雖秋高瘴落正利行師而兵事非一時可了轉瞬春瘴又發以病卒而當勁敵恐誤戎機似宜於粵西招募數營補湘淮兩軍之闕南寧太平諸府毗連交阯水土尤宜或慮粵兵弱不足恃不知兵無强弱視將帥之勇怯爲强弱蘇元春王德榜等素稱健將稍加訓練可成銳師其進兵之道滇軍由興化攻山西粵軍由諒

山攻北寧並請
飭潘鼎新聯絡越國梁俊秀等進拔海陽以清後路北寧山西爲
河內門戶法必已宿重兵請
嚴飭諸軍進取兩城兩城復則河內勢孤彼且撤兵回救查河內
依富良江以爲固我非兼用水師不能制勝援兵旣集彼以其堅
船利礮進迫我師而我陸路迂廻艱難濟師以遏其凶燄勢猶可
慮故爲今計能以輪船堵剎符海口使彼援兵不得入策之上也
然其勢固有所不能則莫如厚集兵力互相犄角漸迫河內河內
若復令黃廷經爲前導乘積勝之威以向順化彼將悔罪求成之
不暇而暇擾我海疆乎第師行愈遠饋餉愈艱聞滇軍幾及四萬
人多則餉絀頓兵堅城之下籌畫更當周密耳
一陸軍宜力扼礮臺也水師誠未足恃礮臺則修築有年北洋最

密南洋次之粤又次之非盡如閩中之胞也論者徒懸於閩事遂欲專重陸兵夫重陸兵誠是也但棄數十年經營之礮臺而專注於上岸截擊則不可沈一船彼少一船之用壞一船彼需修理一船之時此非力扼礮臺精選礮手安能制其死命自火器盛行而後巨礮所及前無堅城專意守城者其城必不能守故礮臺被燬不得已而截殺上岸之夷散伏狙擊人自爲戰使彼失其所長亦足制勝然殺一夷僅少一夷之用其與擊沈敵船之爲利孰大孰小固不待辨而知也應請

飭下各統兵將帥如有輕棄礮臺者重治其罪而仍以陸兵爲游擊之師庶可固軍心而作士氣至護礮臺之法有斜坡有深溝有沙袋有太平蓋礮不宜密房不宜瓦臺不宜露此身在行閒者類能知之特恐各海口未能一律亦應令先事綢繆以期鞏固

一水師宜互相牴應也海疆緜亙萬里已苦備多力分而臣猶請增防者則以水師太少未能兜剿之故也輪船四五十艘半多窳敗臣誠知其不足恃顧分防則見少合擊則見多與礮臺相依爲用彼攻臺則我擊其勢彼反擊則我避其鋒但以尾襲爲功不以兜剿爲事彼亦有所顧忌不敢全力專注於臺縱不宜勞師涉遠而南洋分援閩粵北洋分援登萊鄰境毀一敵船本境他日卽少一船之擾利人利己彼分畛域者特未之思耳論者徒懲於閩事遂欲棄置水師不知閩之敗在墮敵狡謀遲椗太晚船身未轉敵礮已施然且毀其巨艦傷其大酋則水師非不可用也且我無牽制之師彼但以一二十艘東馳西突以兩三艘分堵海口海疆萬里一息不得解嚴師老財匱不半載而我已有坐困之勢此兵事所最忌者應請

嚴飭各督撫力顧大局互相應援堅持數月俟河內圍合彼自迴師返救廣沿海可稍息肩矣

一各海疆宜仿閩中之制

特派團練大臣也鄉團可勝不可敗今夷恃礮之利百姓未經戰陣豈遂望其殺賊立功然其中有二利焉漢奸可藉稽查也各國可資保護也此二者皆地方官應辦之事而實非地方官力所能周惟責成各鄉團董申之以大義諭之以時勢庶漢奸無所容足而各曉然於焚洋房殺洋人之有損無益乃可弭患於無形特非公正巨紳寵以

朝命不能重事權而行禁令應請

飭各督撫徧稽輿論凡衆望素孚者上其名每省各簡一二人任以團政斯衆志可以成城而奮身殺賊之徒仗義效

忠之士亦卽出於其間矣

一腹地宜置機器局也兵興而後製造軍火日不暇給出自各局者半購自外國者半然德素仇法而暱俄萬一俄人蠢動德必守局外之例而外來之源絕南北洋局皆濱海萬一敵兵闖入閩廠卽前車之鑒而內造之源又絕所可恃者獨金陵皖蜀諸小廠耳閩蜀廠專用華人其用意甚深而製造尙未精美距海遠則呼應不靈可否於江西湖北近水之處添設一二廠以備不虞儻經費不敷則仿外洋之例准紳富暫開公司如德之克虜卜廠英之亨利馬梯尼廠者以資挹注或疑私廠開則民多購用恐滋事端不知呈明開造事與官廠一律先爲厲禁民間豈敢私售寇乎則已何害之有特須愼選淸正鄉紳以資倡率庶不致爲媒孽之續耳

一餉需宜豫籌也軍書旁午大農束手李鴻章代陳捐款四條捐

生必不踴躍即踴躍矣而由此漸加推廣流弊正自無窮蓋籌餉之議惟推廣捐輸最爲失策持千百金以博倍蓰之利其意果將何爲吏治之不能澄清閭閻之不能綏輯遺患至今而辦捐委員之侵冒特其小焉者耳夫自古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而今則更當力除中飽臣備員詞館國計固未及周知然亦有約略可舉者一曰川鹽加釐川與淮久爭楚岸丁寶楨顧全大局以歸還兩淮引地爲詞然利之所在人趨若騖其浸灌如故也臣以爲欲復淮岸莫如重征川鹽使川商無厚利可圖楚民無賤鹽可食將不求復而自復聞湘中自岳州以上離川遠而價亦昂顧湘民不願食淮鹽者則以淮綱滯銷色味俱壞之故夫川淮既有此疆彼界之分

國家當有酌盈劑虛之道使相形而不見絀斯多取而不爲苛惟

黔岸正在規復之時不宜議加以窒其路他如長蘆河東兩淮浙江廣東因地制宜每觔酌加一二文尚不至大妨民食當此多事之秋與商坐擁厚貲自必情殷報効也一曰土藥加稅夫釐金之取諸民者當求其輕獨土藥之征諸民者不嫌其重今吸煙者徧內地非以其甚賤之故歟來自印度者驟難議加稅自內地者豈亦不能自主應請於釐卡舊章外加抽倍蓰稅愈重則銷愈滯販愈少則害愈除何憚而不為此至洋藥正稅固有定則然逢關納稅過卡抽釐之約至今未改也謂宜免收子稅增訂釐章毋使洋商獨擅其利一曰裁併釐卡釐金之在今日亦弩末矣收數雖減於前而取諸民者不啻倍蓰巡丁之訛詐船戶之買放多一查驗之卡即多一作弊之區不肖委員甚且分肥入已法久則弊叢非痛加湔洗不可今姑畧為變通則莫如裁併之一法凡驗票而不

抽釐者一切罷之每卡數十人皆游手也聞湖南釐務每月將收支細數張示局門共睹共聞弊端悉見法良意美各省皆可照行此於國計雖未必有補而實大益於民生藏富於民亦即足國之道培養元氣尤今日第一要義矣一曰整理關税閩粵兩海關歲收實數外人雖莫得其詳然必不止三十萬金者則衆口一辭前兩廣督臣劉坤一署粵關月餘已贏十五萬兩今海疆多故深宮澣衣非食而於此獨任其侵漁匪惟於法不周抑亦於理不順現任督臣楊昌濬張之洞皆以清廉著稱應令會同各將軍澈底清釐於

宮廷上用之需寬爲籌備餘則悉數革除酌其中以定盈餘即取其贏以充餉項必於軍國之用兩有所裨一曰裁汰汛兵裁兵併餉之議亦既有年而或行或不行則視乎督撫之賢否顧營兵亦

實有不可裁之處貴因地以制宜毋徒拘一切之文法也督撫中未必盡嫻兵事或昧於大勢或便其私圖或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卒無成規臣以爲宜特派清正知兵之大臣如彭玉麐者周歷直省會同各督撫分別汰留改勇爲兵聚汛成營增給口糧勤加訓練庶兵皆扼要而餉不虛糜今軍務倥偬誠未暇遽議及此獨腹地州縣之汛兵或十人或八人其地不關驛站者先宜裁汰夫此十人八人之設曰捕盜賊也今則棼紮陋規於盜賊熟視而無覩而此十人八人者又多虛額裁之必不生事非如勇營之難遣散也其千把外委一切歸營差遣而捕盜仍責之州縣必無廢事歲省已鉅萬矣夫此數端者皆目前可行之事猶非其利之大者也今天下與我爭利者何人乎非島夷迫處而奪吾細民無窮之衣食乎通商以來每歲

漏巵二三千萬幾三十年於茲矣絲茶爲出口大宗歲值三千餘萬乃僅抵洋藥進口之數而香港洋藥之漏稅者猶不與焉其進口絨布歲值幾二千萬銅鐵歲值四五百萬則並無可取償此皆吾百姓之脂膏日流徃外洋而不返者也東南財賦之區日窘一日而外夷若俄若美若印度若意大利亞皆極意興植茶桑以與我爭此大利此後絲茶進欵亦不足恃而海關之旣開者不可復閉矣於是見微知著之士乃議興鐵路以與彼抗夫天下勢之所趨雖大力者莫能遏故鐵路將必有興辦之日而今則非其時輪船漸推漸遠可以奪外洋之利鐵路漸推漸廣必先奪小民之生計其收利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所謂利者夷人得而專之矧外夷之有火車以其煤鐵之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切倚辦外洋則財之輸於外洋者已不可勝計當此餉項奇絀之時不借洋欵

以備軍需而借洋款以開鐵路恐非計之得也然則此時所當急籌者何在乎仍不外開采煤鐵而已洋布絨泥非中土所產亦當興機器以織之斯二者取天地自然之利而不礙小民謀生之資李鴻章皆嘗建行衆口沸騰卒無實效蓋其建議則是而用人則非也昔唐劉晏理財用士人謂其名重於利李鴻章多用商賈夫非以士人拙不足用而商賈習於夷哉豈知西俗商與士合其富商即其巨紳中國之商賈半多專利利已而其假開礦以攫民財者尤商賈中之巨猾也惡可以西夷之法行諸中國顧爲政者當立法以懲奸不當因噎而廢食欲祛其弊莫如擇廉幹之士以任之延西人精於地學者與之考索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未始非富國足民之道礦利既興徐議鐵路未爲晚也

右　臣所謂八端者如此夫兵事固難險度況　臣未嫻軍旅豈能盡

協機宜顧聞昔人之論兵者大要在爭先著臨陣則後動者勝審幾則先發者勝自關外用兵以來法夷事事爭先中國事事落後然猶可曰和議誤之也今則明降

綸音大張撻伐膺閫寄者宜何如凜遵

諭旨力掃欃槍即或和議果興而將帥力戰於外和事乃速成而可以否則且墮其術而不自知此驗之往事歷歷不爽者至樞廷譯署諸臣當為徙薪曲突之謀不當為臨渴掘井之計將帥和衷共濟毋妄分畛域以誤事機臣僚竭慮效忠毋徒為高論以淆觀聽法人雖橫安能攻吾上下一心堅不可破之勢哉臣位卑識淺屢瀆

宸聰不勝戰慄屏營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

東三省就地籌餉片

再東三省防費九十餘萬皆仰給度支現當庫款支絀之時必須就地籌餉乃可經久鹽釐爲餉項大宗東三省立法未周似可稍增其費以充軍實吉林多荒地綏芬河圖們江上流兩岸皆沃壤也東北則窩集綿延可限戎馬之足東南接琿春地勢平衍與俄連界聞俄人經營其地始則招華民以事開墾近又悉數遣回而遷其國之罪犯與所擄土耳其人以實之人給一火鎗以自衛移廓爾薩爾於雙城子密邇琿春其蓄謀叵測路人所知而我之招墾者皆登萊流民無家室無囤糧倏聚倏散遷徙靡定生聚教訓將安所施夫有地而無民與無地同琿春勢處邊要豈可不綢繆

先事擬請仿漢時徙民實塞遺制募淮徐登萊青窮民之無業者攜眷以居授之閒田畀之牛種數年後乃報升科參以兵屯之法編爲什伍自相保衛其京外貧苦旗民願往者倍給以資入桐地闢琿春乃足自存然屯糧之收效甚緩目前軍食猶無所資也則莫如令戍卒淘金以自贍而官收其贏以贍軍吉林如綏芬河希剔爾河那爾渾河費納和河其旁皆有金礦爲舊時金匪出沒之地近雖嚴行封禁而利之所在人所爭趨他時禁令稍寬必將復循覆轍況貨棄於地適啟強鄰之覬覦俄人探得黑龍江金礦二十八區去歲已淘金四萬餘兩矣積薪厝火安禁其不窺伺計不如官爲開採可以弭隱患而裕軍儲吉地苦寒初夏冰泮仲秋已凍計可淘金之時歲不過三四月仍無礙於訓練也若准軍民共採將舍農畝而盡趨金礦又非徙民本意故不如軍採爲宜可否

飭下奉吉兩將軍酌度情形查明辦理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敬陳海軍事宜疏

奏爲敬陳海軍事宜以備

採擇事竊臣伏讀五月初一日

懿旨以物色將才認真練習諄諄

訓諭反覆周詳仰見愼重海防實事求是之至意微臣管窺所及

庸備芻蕘不揣檮昧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南北洋地勢遼遠宜建膠州爲重鎭以資聯絡兼以屏蔽北洋

也自來用兵者禦敵於門庭之外而後堂奧得以晏如北洋形勢以渤海爲堂奧以旅順廟島對峙爲門戶以威海衛爲外障布置亦極周密矣然臣詳稽地勢參考衆論而知旅順一區非戰守之善地不宜以鉅貲營建船塢也口門狹處僅容一船敵易封堵一也口內淺沙膠滯戰艦難以成列疏濬則費巨貲二也口外陡岸深水無沮洳亦無淺灘敵易登陸以襲我後三也屯埠三面懸海者西人謂之班道守護倍難該處地形似之又內埠離外岸太近敵船炸彈易及四也無內河以通腹地轉運甚艱燕齊與之隔海猝遭封堵陸兵難集五也金州西面大連環爲旅順後路庚申之役英人泊舟於此頸地太狹敵船便於寄椗斷我運道六也此數者皆兵事之所忌船塢既建敵必以全力注之而戰守多所牽掣特其地鎖鑰北洋屏藩遼瀋又未便置之不顧臣愚以爲欲固旅

順威海則莫如先固膠州膠州海口寬二三里內有大澳可容羣船北外地形盤亙島嶼林立薛家陳家諸島橫石隱伏號稱天險最南爲曹家嘴又南則靈山距江南之鷹游門三百餘里上可蔽登萊下可控江浙藍形勝必爭之地也膠州分南北流其南流入海處曰麻灣口由麻灣泝南北河以達掖縣之海倉口亦三百餘里疏濬決滯舟楫可通元明兩代議修爲運道者也海倉口地居堂奧遥接津沽一旦中外有事運北洋之軍實以濟膠州則指臂可以相聯而西夷窺擾之謀無所逞或運齊魯之雜糧以供禁旅則漕運可以直達而西夷封港之技無所施建威銷萌形勢利便可否

飭下該撫臣詳細擲度如或臣言不謬則修造礮臺撥建船塢以次經營酌抽戰艦屯集其地爲北洋首衝庶聲勢易通藩籬益固

矣

一閩粵宜添置水陸學堂並請停出洋肄業也海軍始自北洋餘猶有待者力不足也臣竊謂購鐵艦造石塢動需鉅萬誠不能不徐俟擴充至儲養人才則非先事講求不可兵興以來平粵匪用湘勇平捻匪用淮軍因地取材事半功倍閩粵風氣强悍人狎波濤蔡爲海軍易成勁旅而至今未聞將材出於其間夫非以提倡之無人歟查閩省舊有水師學堂絀於經費久恐廢弛粵省聞擬剏建而尚未成應請飭下該督撫精心經理逐漸擴充以收實效從古有治人無治法學堂中教習之賢否生徒之勤惰皆提調之責成也聞天津學堂章程可觀奉行不力習業之時甚暫嬉游之事恒多提調不知教習不問無惑乎論者謂中國事多敷衍不如出洋學習之較有實

際也然臣竊以爲出洋一途流弊滋大黠者多染夷風甚或私習洋教浸假海疆多故其不爲漢奸者幾希夫戰事膽識爲上技藝次之巧猾奸僞之徒斷難得力與使技藝優而鮮忠誠之意不若技藝絀而有勇往之風選將練兵其必於此加之意矣此後出洋學習之例擬請停止專以實力整頓學堂如生徒學業已成志趣已定而復有志精進者令其駕駛兵輪巡行各國以資歷練以擴見聞無論水手弁兵敢習夷風即按軍法嚴懲一二以厲其餘人心既正人才自出矣

一購礮買船近多浮冒宜責成曾紀澤核實經理也西夷製造之工大都以算術測量爲本化學氣學輔之非心知其意者微特奧窔難窮抑亦良窳莫辨從前如黃夢蘭黎鈞等之朋謀誑妄夫固罪不容逭矣此外購辦槍礮之員以賤爲貴以舊爲新欺飾侵吞

弊可勝道郎李鳳苞承辦定遠等三船人言藉藉謂其中有不堪用者頗千里之失判於毫釐學選工繁莫能窮詰也臣聞曾紀澤素諳算術奉使有年凡外洋船礮工程多經目驗使之精心抉擇當可略得端倪鐵艦工費浩繁製造需時勢不能不借資外國若兵輪槍礮我固優為與其購自外洋曷若取諸內地似宜增開機局准集公司平時可略塞漏巵臨事可無虞掣肘至如守臺以田雞礮為便行營以克虜伯礮為精後膛鎗以哈乞開思為利其中機括各別藥彈遂殊往往易一器而有鑿枘之虞閱一時而有積薪之嘆日新月異安有終窮應請

飭各局擇善而從較若畫一庶工歸實用餉不虛糜

一海軍衙門宜仿總署之制額設滿漢章京也

國朝兵制綠營而外悉用旗員同治初元立神機營由

禁旅中挑練故營員即以旗員爲之營實相仍無從淶設也今海軍控制七省縣亙萬里其兵則滿漢兼用之兵其事皆中外相關之事凡夫築臺設廠製械造船覘敵之機宜沿海之形勢非有於濟之士與乎其間該大臣等奚以收指臂之功夫取士於京師不如取士於天下之大也今日之時勢從古未有之變局非合羣策羣力無以挫外夷之凶燄而折其謀而其端則必自海軍始矧會辦幫辦諸大臣固已滿漢並用矣似宜仿總署成例額設章京若干員俾滿漢正途出身者皆得由考試進第須略變舊法毋取浮辭毋重小楷必以通達時事學有本源者爲合格斯士爭自奮或亦造就人才之一端也臣身膺言職目擊時艱冒昧直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二年六月初　日

順德龍令憲初校　安業華陽王秉必覆校

仁和王克誠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范香溪先生從祀議

昔素王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支離蔓衍非聖無法者横流汎濫而不可遏一二好學深思之士闡道德明仁義求合乎聖賢覺世牖民之旨其言或苦駁而不純然猶良師益友討論切磋涵濡然有以自見於世若夫承墜緒之後窮六經之源博學篤志以求一是而又前無所挽後無所推闢榛蕪詔來哲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意在斯乎婺州理學之區也自東萊呂公而後何王金許薪傳勿替迄於今莘莘俎豆輝映兩廡而其先肩守待之責者則香溪范先生也先生爲學原本經術窮理致知凡諸子百家之書歷代國史治亂存亡之迹靡不貫穿洽孰辨論精

覈而大旨歸諸存心以爲心常存則常覺常覺則理明理明則知非知非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自新之功進而自欺之蔽除故爲舜蹠兩圖以辨聖狂之界爲恥悔兩說以明恥爲入道之端悔爲寡過之本築愼獨進學兩齋而爲之記以去夫拚著之私而博求夫天地民物之理常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於是爲心與口耳兩箴朱子取心箴以注孟子明嘉靖初與程子四箴並布學宮然則先生之學蓋純乎純者矣昔閔子辭費宰魯論美之鄭康成經明行修郤何進蓋卓之辟召我

世宗憲皇帝特復其從祀先生在紹興閒嘗舉賢良方正矣卒以秦檜當國辭不起蓋出處大節有合於隱見之宜者後人顧以其書多論時務議之夫聖門四科不廢政事先生當宋南渡後痛深創鉅務講經濟之實學以救其弊故書曹參傳後則隱戒荆公之

變法補翟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仇形勢應天遠圖貲志等策亦鑿鑿明整深切當世之務先生香溪集二十二卷四庫著錄議者或以此爲疑則未知諸葛忠武陸忠宣諸公皆以事功從祀矧先生學行純懿其論又實可見諸施行哉且祭必先河而後海先生之卒也以紹興十九年是時呂成公生十二年張宣公生十七年而朱子亦始以十八年舉於鄉正學猶未顯著婺又僻處一隅士知性命之旨者蓋尠先生俛然特立以窮理爲要以存心爲本與二程朱子之言若合符節并使東萊北山諸先生有所據依踵武而起其爲力甚艱而功甚鉅今婺州五先生皆已從祀獨於守先待後之賢者遺之不幾飲水而忘其源乎若先生者誠合從祀無疑謹議

此與下篇皆已已上督學徐先生時年二十四弟懷新識

章楓山先生從祀議

婺學盛於宋元之際而絕續於元明之交呂何王金許尙已同時徐僑葉由庚張潤之楊與立諸先生皆揚搉義理闡述奧旨份份稱盛後此或以政事著或以文章顯鏗鏘炳麟耀入耳目要皆矩矱先民非苟爲曲學以阿世也故元明之交婺學微而不絕厥後百餘年承五先生遺緒上窺孔孟堂奧者則有楓山章先生先生宦績具明史本傳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博聞守約歸諸篤實不屑爲浮夸表暴之辭故生平著述甚尠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四庫著錄其言溫潤縝栗若五經論復鄭己賀欽諸書皆是恉也而爲學之次第生平得力之端則與門人張大任書發之先生嘗言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愼獨又言學須忠信爲本浙中多事功有末而無本江西多主靜有本而無末惟朱子本末兼盡其論居敬則自謂於專一上見功夫論窮理則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蓋先生尊聞程

求於孫子主敬朱子致知之旨冰融霧解而能不持成見與分門別戶者迥殊謂諸儒卽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學者虛已觀之可也折衷焉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蓋其精愼復如此昔莊定山稱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窮極義理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揚尙書湛祭先生文以謂斂華就實既博復約在濮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爲異論之伯恭旨哉言乎可以得先生之崖略矣議者或以先生志存退隱非聖人濟世之道不知先生在官設施明史章章可考卒以巡察掣肘知道不行峻辭而歸大指見於答門人董遵一書其再起乞休也又欲以身率先避賢路爲諸生興廉恥史稱先生雖家居而心常在天下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又數爲司牧言民生利病斯固不得以肥遯議之矣先生致仕後學使者胡榮

欲爲建書院堅卻之惟以杜門讀書爲事使明季士大夫能知此義東林之卻奚自而開其卓識更有非諸賢所敢跂者明隆慶間因御史言崇祀金華正學祠（祀何王金許及先生五人）咸豐九年郡人士合詞請於前督學張公申從祀之議不果夫闡揚正學

盛朝之事也婺州四先生皆雍正四年增祀惟先生同時陳胡諸公亦皆躋於兩廡而德行純懿如先生者獨不得與豈非當事所亟宜表章者哉伏望下郡縣學校錄其事實及遺書

題請從祀以章

聖代之鉅典以端後進之趨謹議

愼刑說

傳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　鑽鑿盬兵與刑有相因之勢刑得其當則政平訟理民生樂業　焉有弄兵潢

池之事班史合兵事於刑法志誠見及此也
國家重民命絞以上罪皆上請好生之德久洽民心而有司不達
律意往往以失出爲造福或玩視民瘼瘐死囹圄古之酷吏持法
嚴今之酷吏持法寬寬而弗斷至寬實至酷也迂儒闇於事變猶
摭倘德緩刑之陳說以博建言之名彼烏知刑法至
本朝而極輕律令至
本輔而極審聽訟者果能明愼毋留獄閭左必無愁苦之聲患在
有司之枉縱耳彼郡縣吏非盡能讀律者也不過視幕僚胥史之
言以定讞其獄情之達於上者已未必皆眞而又繁設條例以熒
之盛爲虛文以擾之累罪上官以格之欲其毋枉毋縱也能乎否
乎西俗重法律其說以爲民受治于君君受治於法法之所在君
與民共焉犯者雖極尊至貴毋或赦蓋申韓家慘礉之言流弊至

多爲害至烈要其慎重法律之意未始無千慮之一得也其制凡
國有律師凡爲律師者終其身凡爲法吏者亦居其官終其身雖
有黜陟弗入他途也凡治獄必具兩造於庭各使其律師辨之辨
窮乃罰鍰罰鍰以罪之輕重爲等差又重則幽之又重則放之至
重則磬於市焉西國律輕無殊罪也觀夫立法之意可不謂慎重
矣哉然逮其敝也律師相倚爲奸受賕枉法詭論辨以出入人罪
俗重法律律師所主莫敢是非也商君立棄灰徙木之令法不避
貴國俗驟革遂致富强而秦卒以任法亡西人之流弊毋乃類是
蓋任法不如任人之理無中西一也唐制六學律居其一齊孔稚
圭亦有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策試擢用之議今誠略取其意而變
通之置法律爲一科俾治律者皆得以其業進仿
國初推官治獄之制郡縣别置刑官以理之而得徑達於臬司臬

司得徑達於刑部外以臬司專其政內以刑部綜其成其督撫會讞三法司會讞諸具文悉罷臬司與刑部皆以治律進身者遞遷有不稱職視常罪加等凡聽訟必求其平其或徑駁詰敢有改供串供諸舞文者從重典如是而曰民有遁情也吾弗信也夫民命至重法律不厭求詳然過詳之處即叢弊之處士人終身佔畢所習非所用一旦驟膺民社簿書錢穀叢集於前其至於彷徨束手而無措者情也亦勢也刑名出入處分綦嚴約束中材不得不爾至責之以不素習之事困之以莫能自主之勢此雖皋蘇復生不能爲治而以求諸中材之牧令矧牧令之力半耗於催科牧令之心專注於大吏催乃分其餘暇以治獄事而獄事之難治也復如此然則州縣而無獄事則已州縣而有獄事欲其毋枉毋縱也能乎否乎下之人受其枉縱而莫可如何也愿者銜冤而飲泣強者

積憤而鋌險夫然後乃有不能不用兵之勢矣故曰欲弭盜賊必自省獄訟始欲省獄訟必自綜名實始

無邪堂答問自叙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尚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册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覩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使與有責焉乃脩舊所答

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虖自羲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諧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閒道術分歧蠭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一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其爲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遥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郤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芽設蘖既已臨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

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恒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已者也余誠譾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烏虖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膂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證學編書後

往者不佞浮湛人海中則嘗心儀褚如廉訪之爲人公時以考功上第出爲長蘆運使剛介之節特爲上官所倚重余欽遲焉而未

獲見也比遊嶺南公適陳臬於是余重入官府亦不數數見見必劇談深論間徵公箧牘時事乃出證學編以示余余讀既竟遂借書其後曰嗟乎直道之難行也久矣乃觀於公而知忠信篤敬之理之不誣世之枉吾學以徇時好者其殆未之思也夫古之仕者特以驗其所學焉耳自利祿之途既開士所誦習以資拜獻者僅何以異乎古人之學逮出而試諸事則大異乎古人之所爲且或飾六藝以文奸言者比比也豈其本志如是毋亦義利之辨未明而克自振拔於流俗者之難其人歟今天下變故亦亟矣而其患莫大乎不誠私竊妄論以謂近世之公牘其殆與於不誠之甚者乎官吏循故事持具文以相市粉飾欺罔習爲固然而莫以爲非蓋至是而欲驗吾生平之所學也抑又難矣今讀公是編何其立言肫篤而至誠惻怛之意之發於不自已也士當窮居抑塞時孰

不思幸而得行其所學幸而得行所學矣而向之所期許者前與後或判若兩人焉如公之克葆初衷殆古所稱爲己之學者非邪雖然成物之道其又能舍是而他求也邪

書望濱先生行述後

往余讀論衡至福虛篇廢書歎曰嗟乎仲任烏知天道夫惠迪之理經於經緯於史錯列於百家傳記禨說彼其智豈不仲任若哉善福淫禍者天之常常可道也變不可道也仲任逞私智奮然筆之於書甚矣其悖也然吾觀古之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柬脩鄉里遯世无悶獨其利萬物澤萬民之念耿焉於懷未嘗一日以釋戢嘿不得發舒乃歛其施以澤於一鄉一國一鄉一國之人侈稱之曰某善士某善士世之所侈非彼之所志也然且束縛之天閼之其志既不一伸於時其子若孫之食其報者復聽推

遷於杳冥不可知之數若驗焉若否焉甚且顛迍困踣者比比也然則仲任之言非信而有徵與抑將有激而云也歐陽永叔者古之知道者也其言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時之爲義大矣進休吾名退葆吾光吾貞吾常而不盭於行而卒底於亨盡將愈入氣愈厚旁薄鬱積前洗後揚固將以大襮於時而非若一溉之功之取必於朝夕也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夫惡廸之埋則亦若是焉已矣余束髮交當世士夫喜聞碩德長者緒言佚事友人數語余先生行誼故嘗私習先生之爲人同治己午間與哲嗣藻舲昆季遊愉愉能世其家者也比示余先生行述讀之與所聞若合符節孝子不敢溢美以誣其親古之道與顧先生詎嘗一日忘天下藻舲其賡續而恢張之吾烏知竟先生未竟之志不將食先生未食之報邪仲任偏

君之辭吾將於子乎一釋之也雖然豪傑者行心所安其於善也不翅飲食之於飢渴也利害勿暇計矣計禍福觀先生所爲古所稱豪傑者非耶則余連犿其辭蓋猶不免蓬之心也已

復施均甫同年書

比月以來兩辱手教前書愛人以德陳義甚高後書指事類情卓詭切至昔吾睹子之面今見子之心矣甚荷甚荷竊謂治國如治疾然未有腹心不潰而毒能內陷者敵國外患其癰疽也宮府其腹心也疾之著於心本者吾弗敢知若比日所陳則固腹心之蠱賊也溫公論任守忠之事不幸遂見端倪此古今臣子所難言者而亦安忍坐視不言故竊附於主文譎諫之義思及其萌芽而力遏之以冀哲王之一悟不意其潰裂以至於斯也若其他事衆著士夫走卒之口者矣可勝道嘗以爲皆其緒餘無足深論深論焉

亦仍為所掩飾城社之憑外廷何能摘發持之過急毒痛善類明賢覆轍胡可相仍故甯畧而不書詎謂其罪之止是耶執事睹我兩言洵為藥石鄙意微有不同者所處之地異耳夫持滿而發古之成大事者類然內秉國鈞外膺閫寄以逮大小百職事有開物成務之責者莫不宜知此義而獨不可以例諫臣諫臣者論理之是非不計事之利害毋詭隨毋矯激不得其言則去自子輿氏闡明其說後之君子罔不由之若徒務沈幾觀變而始翻晦以自安或枉道以求合則並世賢者優為之矣且執事參驗今之風尙將遂有持滿而發之一日乎哉風雨如晦膠膠不已可為漢宋及勝代言之今則明哲者多闇拙者少鄙人不言誰當言者走不自量輒欲一意孤行振厲頹俗俾天下知有正論其濟君之靈不幸而鑿枘亦庶幾告無罪於是官矣執事聞之其將以為狂耶否耶

本朝禮遇臣僚無前代黨籍之窮拜杖之酷區區一官視如九鼎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其謂之何自念少無宦情兼無濟時之具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吳越壞錯便於歸覲倘援祠祿之義獲一講席歲入視上農夫仰事俯給便足自了古之人道不行於時類思託諸空文以垂後世自今以往日鍛月鍊刻精極思其庶幾唐韓愈氏所云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無窮者乎非所能任也不敢不勉也來書之言海軍深識卓論不翅吾腹中所欲言嘗請爲申其說曰海軍無所爲戰也守而已矣戰亦守也籌之於十年之前沿海足以自固今則隱憂在陸而不第在海交趾既夷始籌東藩晚矣東藩靡爛始籌蒙古蒙古庸足恃乎東自琿春三姓愛琿西達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沿邊萬餘里衝要十餘處在在防秋大農仰屋勢不能不事誅求誅求既

雅怨誹樂興而圖賑隨之此嫠不恤其緯而儕漆室女所爲倚柱而歎者也近讀東撫奏議治河本末蓋已貫澈靡遺師此而行宜可奏績所惓惓者任事之人耳大抵治河之道通於治民操守廉而悃愊無華者乃爲上駟成法既立中材皆可自奮非若治軍之尚使貪使詐也今之君子好以其治軍者治民且復推之以理財故不覺背道而馳竊願東事毋踵其轍閣下明足以決疑氣足以舉事顧性剛而好上人願少抑鋒鋩以斯大受人才如執事胡可易得而忍以此自累耶辱閣下相知深故敢貢其區區微閣下亦無以發吾狂言也幸秘弗示人以重取戾

答康長孺書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即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氏之遺經摘發嘉新之僞制以道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孳之不

盡矣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羼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指縣多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二傳無壁經之說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闊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僞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相證明並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於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

於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尙書其他涉古文者尙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已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開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按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竄此曷不并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尙書之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緩弱與今文不類經閻惠諸家考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輩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處者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僞班叔皮王命論劉承堯祚者於春秋叔皮與劉歆時代相接此爲歆輩附益之顯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於晉以後耳左氏與國語一記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細

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書歆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爲而謂歆之爲之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爲國語則有之謂歆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儀禮左傳國語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即稱太史公書者亦楊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左傳毛詩傳授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傳授可疑者僅在張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傳訓故其書不見於藝文志太傅新書亦更後人羼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傳雖引白公勝之事其出於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蒼傳甚詳而并無一言與左氏相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爲蕭望之所薦其事實不能僞造尹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爲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歆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

安能使朔野靡然從風羣詣習其私書耶春秋序疏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修春秋丘明作傳共爲表裏劉申受斥爲非嚴彭祖之言夫左氏不傳春秋之義耳則皆不傳春秋之事其義則爲歆所竄亂本傳固有相發明之語修可認也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移書責讓怙寵逞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考證據以分別眞僞佚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師說異同雖今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之以伸已說安用此司空城旦書哉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三家之言班史謂與不得已魯爲最近而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無一存鄭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愼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矣欲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

文皆同係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其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不盡同於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且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今古文尚書皆同其他禮制同於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之學也行露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駉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文同夏官有挈壺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圜有圜土正月傳亦有之此類似為古文同係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周官時剽竊毛傳乎皇皇者華傳訓問於善爲咨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於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不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係作邪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學並斥也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況許鄭之辨不識傳於今者乎聖人微言大義其備於易與春秋二傳尤微言所

卒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於邵公邵公不任咎也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者春秋之旨非所論於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傳不敢著於竹帛聖賢之愼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遺典使皆以一家私說羼於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王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於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輅文王旣沒數言然旣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於魯不敢徑

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也匡人之圍儆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歷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於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眞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扈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溝通之龔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也然乎否乎足下疑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旣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

然苟於諸儒所畢力講明者無端而辟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於新奇可喜之論而惑經之風於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尚書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經大法藉是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彼其竄亂之迹猶因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財衡近代學術而竊有治經不

如治史之歎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於兩造不備之讞辭哉公羊多有切於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之義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漢時近古猶有欲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窒閡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於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濟時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紹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爲僂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遞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於今况夏殷之制爲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溝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嫁於一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主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宣意

復長孫第二書

頃辱手教累數千言見悉之意深矣其中有足起發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詳復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論而欲揚之

使高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慮其同於佛老僕則竊以是爲足下危也宋儒之言雖未必一無可疑但疑之者不當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異於吾道者爲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筆之於書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幷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僕竊以爲過矣聶示大著皆錄存君之熱血僕所深知不待讀其書而始見之然古來惟極熱者一變乃爲極冷此陰陽消長之機貞下起元之理純實者甘於淡泊遂成石隱高明者率其胸臆遂爲異端此中轉捩祇在幾希故持論不可過高擇術不可不愼也君伏讀上書僕蓋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艮卦孟子之論蚔鼃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致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棄五

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為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而逐於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當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嬾又不肯著書媿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答長孺第三書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徽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既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復爲奇衺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

僞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卽未焚書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忍甘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刼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僞書者坐梅賾以僞造古文之罪旣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旣又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卽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眞僞已耳曾何益於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嘵嘵不已僕方怪許子之

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遍及於六經嚱其甚已足下謂今文之與今文古文之與古文皆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僞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大小夏侯一師之所傳且如此況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韓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執所見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澌滅之而後

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易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駮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愼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於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

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為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為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逑化為工謂富强有立致之術人心日偽士習日囂是則可憂耳不此之憂而憂古今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為急士以立志為先四郊多壘而不思卧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頹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乎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晏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敢於斯况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

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俛焉日有孳孳費精神於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足下之高明其遂無意於斯乎極知言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闕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復長孺第四書

猥貢一牋謬自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旣發而輒悔乃復書沖挹不以爲罪納而獎借之且慙且感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固陋誠期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不察足下之意疑類於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

哉使足下儻獵瑣文單義日事譏問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譔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蕘足下剗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於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贋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群籍是何異秦帝之沉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

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甌北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强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縫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牴牾罅漏百出奚取於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傅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經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乎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託於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卽聖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夏之謂哉當今之時豈猶患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喋僞之先導足下其無意於斯道也誠有意於斯道則凡聖經賢傳之

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敎猱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舐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强謂有合吾中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鑿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掃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詆爲僞造夫然後可以爲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足下之用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

以已之意見治經六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屨屨未必合而趾已受傷劉申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僞而辨申受于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尙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於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於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主孔孟而以立

遠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瘧癘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烏喙鉤脗非常用之物以之攻毒毒盡而身亦隨之況欲以之養生乎足下以歷代秕政歸獄古文其言尤近於誣當西漢時古文未興何以有孝武之窮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實僕以爲不足辨也五經四子之書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闕無論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爲歸古今只此義理何所庸其新奇聞日新其德矣未聞日新其義理也乾嘉諸儒以義理爲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侈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爲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爲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

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百工制器之事藝也非理也人心日僞機巧日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惡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經而牽其足拯溺而入於淵是亦不可以已乎法之敝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於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況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於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既不足以語此一二才智之士矯枉過正又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於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强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强其在是乎其不在

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於是則斯道其奚望也足下服膺孟荀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歷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册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者尤多詣微之言而惜乎其以僞經改制之說羼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財擇焉

答康長孺論性書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古

來紛訟之事非獨今爲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於繫辭論語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子荀子之論出乃始與老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有於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當錄以就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爲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於聖人可乎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氣之名也舍陰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人得是理以生愚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斯理之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爲差等苟無是理以宰是氣則人物之生渾然一致而人之性真同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於陰陽陰陽本於太極物物一太極故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雎鳩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既形則

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而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譬之木焉其受規矩準繩者質其生是木者氣其生是木而必使之中規矩準繩者理無是理則木之生何以不中陶冶而中匠石人之生何以不爲禽獸而爲聖賢也成性者物所同繼善者人所獨人惟得此本然之善乃能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物則烏乎能窮理者窮此繼善成性之理求復乎天命之本然而一切氣拘物蔽皆有以辨其惑而袪其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人性本惡則亦何理之可窮。何道之可修何性之可率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惟是凶惡頑嚚之物吾當蔑性之不暇怨天之不暇仲尼何必

復知天命文王何必純亦不已焉與此專生惡物之天合德也且繫辭所謂窮理者將窮極凶惡而後可以盡性至命乎有是理乎率之訓循經典迪詁王充論衡獨訓爲勉於古無徵訓率勉於學則可謂率勉於性則不詞王充乃云教告率勉使之爲善是則修道謂教之事而豈率性謂道之事耶充於中庸文義尚未盡明其吉鳥足依據召誥曰節性祖伊曰虞性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節惟氣有理以爲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即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恃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於太一殺於萬殊皆所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作理以爲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焉而莫能過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

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猺獞之悍族狢㺄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其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於幾希禽獸者習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繫辭之窮理盡性論語之性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一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

性猶人之性獨於豭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焉有逆而制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理固具於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苟失其養則旦晝牿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坊之也聖人不投權於氣質而必以善歸諸性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並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乎禮法之外昌

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化性起僞乎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仍不絕於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有得於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化性起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絀性沿流而昧源悍然斥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絀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緇而可以受采也天旣命吾以惡吾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而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儒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況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猥莠乎知性如繭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雛在卵中苟無雛何有卵乎

卵之不能為絲繭之不能為雛理也性之不能為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為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為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之名而為一如欲深察名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為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卽以性為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卽以繭為絲以卵為雛容得謂繭非起於絲卵非起於雛乎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既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矣蓋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為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為

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
繫辭相悖乃漫援善人有恒以為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
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無論理
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為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疑要非矜心躁氣
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
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拄而適流為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
之書大醇小疵三十二篇中惟解蔽篇為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
之患以下多雜道家宗旨其醇者已為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
尊荀而詆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為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
高識豈不知之特牽於董子之言祖公羊遂祖繁露而因祖及荀
子耳僕於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於聖言者未敢一例附和
董子有言正朔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請以聖人手著之

擬辭一丑畫花可乎

順德龍令憲初校　受業華陽王秉必覆校
仁和王克誠

佩弦齋文存卷下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答濮止潛同年書

夏間舍弟抵粵云與兄相遇於滬瀆具述近狀深慰遠忱頃接惠書所以存問之者甚至娩荷娩荷粵地卑溼賤軀所畏每春夏之交宿痾必發恃藥爲命與命爲仇孱軀久此既非所宜舍弟在此尤復不便明歲當早決歸計矣在粵數載與諸弟子問答之語今夏輯成四五卷以示同學大要論學術者十之四五論治術者二三其餘學問門逕亦附及焉隨問隨答都無詮次雖冗雜已甚貽譏大雅而亦未嘗無微指之所在視世之矜奇炫博者蓋略殊焉生平學鮮心得經訓尤疏漢宋學術雖嘗涉其藩籬而皆未能卒業竊觀兩漢兩宋諸大儒莫不學貫天人門逕雖殊成功則一王

學及漢學家之甚摒塵上者固不足以知之卽近儒欲溝通漢宋者亦徒據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盡覩其深也新之謭陋固有志焉而未之逮獨念少嗜濂洛關閩之書六七百年來鉅儒纂著亦略能言其得失而朋儕聚處未嘗偶及之者非敢謂深藏若虛亦非避講學之名有所慊而不爲也誠以無實不祥躬行未逮清夜捫心悔尤叢集喋喋言此心竊恥之乃今爲諸生所迫不翅盡發其藏而猶深悔平時體認未能親切致今之剖析未極精詳者教然後知困非虛語也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蓋亦未嘗不分逮至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藝與道分一若終古不能合并者然然竊考董鄭程朱之所以爲學進而求諸聖門之所以教人則但有本末先後之分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分也鄙人於此蓋不敢不勉勉焉獨憾質旣闇劣性復因循平生爲學之功

能存誠而不能主敬能省察而不能存養以致措之於事拘滯而鮮所通發之於言卞急而無條理近雖於懦弱膠固諸弊痛加克治而本原未裕終如滋蔓之草遇雨撇復萌芽然且昏惰乘之精力日衰智慮日短匪知之艱行之維艱古人豈欺我哉來書於鄙人多獎借之詞少規切之語閱之愧悚汗出如漿亦甚非所望於我良友也昔人言道之浩浩從何下手漸則賴師友之力側聞緒論證以平日之所志所學集長舍短亦非絕不知下手之方者而爲之不力因循坐誤愧悔至今平生取友蓋多與吾性相反之人非謂其遂一無闕失正欲以彼之過當補吾之不逮是我之爲益於友者無幾而友之有造於我者甚大也今跧處海濱年輩漸長自讀書外耳不聞箴戒之詞其不至流爲小人之歸者幾希矣惟冀二三執友勤攻吾闕庶或可以寡過耳足下志果而敏於事又

處有爲之地惟含章斂耀以待有爲之時卽終不得爲而吾之學以充其識者不可一日已也古之君子豈其有意於爲哉謂吾旣名爲學者則學中之本末先後吾必親歷之而後可漸造於微而如詞章考訂之學之紛紛者特吾學中之始事而古人則且視爲末節者也夫學得其正則識日以明不正則識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爲蔽也彌甚乾嘉後經學愈盛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嘗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鉅儒蓋無不如此而近時學者流獘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獘叢焉豈獨學術爲然歟夫學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際性

命之微其大者則在修齊治平之實今
國家之刑政中外之形勢民生之息耗兵事之利鈍執事亦既飫
聞之而熟辨之矣顧窮理不厭其精又必有裕乎其本原者而後
可經可權可窮可達執事其無意於斯乎願讀禮之暇專精壹志
以求其所爲大者而毋徒囿乎小者以博世俗通人之譽斯則天
末故人之所厚期者耳

答門人孫蓁華書

前月遞到惠緘欣悉文從抵京深慰遠念兄在粵瞬逾五載屢爲
歸計而皆未遂近將年來與諸生答問之語稍加整比釐爲五卷
昔董浦謝山兩先生來主粵中講席先後有嶺南度嶺兩集之刻
兄冗煩不耆作詩於鄉先輩無能爲役聊輯此編以志鴻爪付梓
與否未可必也京師人海邇來老輩亦多凋謝欲求文學之交固

多有之道義之交恐不易得吾弟志趣卓然又素慎於取友數年澗别造詣當更精進夫學問之道無他在求放心求放心則在乎居敬戒慎恐懼之功求誠在是求仁亦在是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大學言誠意無異旨也定靜爲幹事之本未有躁擾而能貞固者然主靜猶有弊主敬則無弊敬則自虛靜昔賢已先言之矣顧猶慮其有體而無用也則窮理尚焉窮理者窮此倫常日用之理並非格一草一木之謂理一而分則萬殊必求其泛應曲當而後已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義蓋如此近時漢學家所言多小學之事非大學之事六書九數名物訓詁學者分宜通曉初無事乎張皇古人童而習之故易今人壯而學之故難而又多爲支離之說使人窮年累月而不能盡非無事自擾邪學者視其性之所近而爲之斯可矣欲以此自畫則愚甚也道咸以來江浙

人士多喜言西漢公羊之學六經惟易與春秋爲專言性道之書能進訓詁名物而言性道豈不甚善顧其名是而實則非也公羊之學出於胡毋董生胡毋之學邵公承其流董與董生繁露相出入邵公例雖密而理猶淺董生例似疏而理實精繁露一書言天道以明人事莫非居敬窮理之旨明天道者蓋窮理之極功所謂盡性以致於命也惜董生言性與孟子猶不免異趣耳漢儒言陰陽五行流而爲災異之學又歧而爲術數之學其說愈支其原則皆本於敬天君子畏天命宋儒之所言者存養警戒之功漢儒之所言者吉凶影響之理故庶徵之應必本諸敬用五事漢人說經義多類此非獨董生也三正迭用亦古人欽若敬授之意近儒侈言改正朔易服色以申黜周王魯之說而不深探其本原淺之乎視公羊亦淺之乎視繁露矣抑其言之鄙倍孰甚焉士之志於道

者其基始乎立志其端在乎知恥亭林顧氏所謂羞乞播哦壟斷也然此乃始基之事基旣固矣當益思進德修業以擴充之進德之要其居敬乎修業之要其窮理乎凡吾所倪焉日有孳孳而不自已者欲以明事物之理修諸身而措諸事非以示博也窮理之功必兼學問思辨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思則靈不思則罔近儒或囿於淺近或傷於支離蓋皆學而不思者也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事由是而之焉則篤行而身修矣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也學問思辨旣博矣乎博而返諸約居敬其尤要矣曲禮三千曰毋不敬顏淵仲弓之問仁夫子以敬告之敬其體也恕其用也克己以復禮則天下歸仁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之爲用大矣哉自灑掃應對之末以逮天人相與之誠敬之所貫澈也仁之所充周也是故退讓撙節禮之

文也忠信篤敬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執禮之事卽求仁之道也吾弟始基其旣立矣蓋亦進而求諸居敬窮理之功以漸爲明體達用之學乎士之厲名節者必先知恥三代時無氣節之名而氣節彌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聖賢之眞氣節也不淫不移不屈其殆由養氣而然乎養氣必先集義浩然之氣蓋非意見之私意氣之駁幾微所得參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事事物物本有一定之理意見害之則識淆矣意氣勝之則心擾矣非有精義之學其孰能泛應而曲當乎精義至於入神窮理至乎其極語若殊而旨則一也東漢明季之士依草附木詭激取名者不足論其有特立獨行用情而或過焉者殆由動於意氣而於精義之學容有未盡者乎雖然得不謂之知恥也哉吾弟矜尚名節善已尚名節而不參意見之私善之

善已吾猶懼其意氣之或動於幾微而不自覺也盍亦返而求諸居敬窮理之功以斲為宏毅任重之器乎凡此皆僕與諸生所常言者弟遠隔數千里末由一商疑義得去歲惠書喜其向學之勤志道之篤以無墜先人令緒也盛意久未有報縱筆及此不自知其詞費若夫學業甚繁非博無以得約與夫讀書門逕世之所稱博學者弟居京師京師四方人士之所輻湊加弟處高明之地諒亦飫聞之矣無俟僕之覼縷也聞弟寓外城與介止二公相去咫尺想昕夕過從必多麗澤之益惟厚巷未知其居何所翁況殊可念吾弟趨曹之暇諒時讀書苟有所得毋憚往復順候興居詞不宣意

答黃季度書

承示言近人居喪稱制之非而欲以哀易之前已面論及此鄙人

但勸君以從宜從俗而初不欲盡言者朋友之誼特非大失可徵辨而不可而數況君煢煢在疚之時乎今來書援引古義至數百言其中多可疑者則不能不勉爲一言以解足下之惑世俗稱謂凡尺牘概用制字者蓋本於禮記喪服四制鄭目錄謂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四者鄭君蓋本經文以爲說經所云以恩制者卽今人父母之喪稱制之所本也以義制者卽今人國制之稱之所本也以權制以節制者皆詳居喪之禮意也喪服惟三年爲重古人爲長子亦三年慈母出母之類三年者尙多今皆無之又惟斬衰爲重齊杖之與不杖輕重懸殊故四制篇專明斬齊之義而期功以下則從略焉是服制二字本爲斬齊而設君謂期功亦可混稱非也若舉全文當稱服制而尺牘從簡又慮觸人家之諱故稱制而不稱服雙字單稱亦古今通行之例經典恒有之其稱國

制者與稱國恤義同亦爲避諱而設固臣子之義應爾非可以不道詆之魏晉以下魁儒雅才無不承用以其本經起義非同杜撰也三代時忌諱頗多於君父尤嚴此非貢諛獻媚愛敬之心不容自已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有避諱之禮見父母大父母冠衣不純素懼傷父母心也後人不明此義論議間肆無忌憚以訐爲直禮意衰矣雖棃洲亭林之賢或不免焉未聞君子之大道耳若孤子哀子之稱雖本經典而以孤哀分屬父母則五代後始然溫公書儀既已分屬朱子猶以爲疑後人亦多異論然古人稱謂簡而易該非若近人之繁而易窒古人入廟但稱曾孫事亡則稱孝子孝子者非自矜之詞乃欲繼志述事以慰亡者之詞君疑之亦過也孤子哀子之分屬自五代相沿至今此類無甚大失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居今之世而欲事事反古無論勢不能行亦中庸

所謂殺及其身者也惟世俗之有大害於禮制者必不可徇若小小沿革正當酌古準今以求其是故世頗有通儒爲其本乎古而不泥乎今也不然禮經雖殘闕而宏綱細目散見猶多但悉舉而行之足矣又何煩古今聚訟之紛紛哉至訃告之文前有先考妣之稱故後有孤哀子之目只具逝者官位生卒不及其他以初喪時哀痛迫切無暇旁及故別以司書者爲之非孝子所自爲也此訃文舊式近多苟簡不用粵中倘有之若哀啟則已用尺牘體裁赴告遠方時日稍遲驚痛稍定孝子乃可自爲之而啟中但稱棘人不稱哀子蓋孤哀子者對先考妣之稱若尺牘上文稱某先生某仁兄而下文忽稱孤哀子則所謂孤哀子者對某先生仁兄而言乎抑對先考妣而言乎此惟與人求作行狀傳誌之尺牘乃間用之本爲先人而發也然考唐宋人文集亦多稱孤而不稱子古者父母沒後本皆稱

孤稱孤則人所常用稱哀則世所罕見稱哀而綴以子尤尺牘中所罕見君欲從古則孤哀子之分屬考妣已非古矣同一非古與其用五代後相沿之俗稱何如用六朝來相沿之俗稱稍爲近古乎要之稱謂之微亦君喪之末節近世既不能稱情以立文則雖稱謂極精何關禮意鄙人過有訃啟失誤者從不欲指摘之以人當呼搶之時豈忍苛論及此況此固襄事者之責非居喪者之責也今君既耽思月餘則非偶爾之誤夙叨厚愛不敢不罄其愚鄙人當親在而喋喋言此不免爲汪鈍翁所訶雖有擱百詩之說可解於前究非爲人子者所宜出因相知之深偶及之若他有疑義更不敢與君往復矣此外尚有一事亦當預以奉聞古人居喪不作韻語蓼莪之詩未必作者自言昔賢論之備矣君夙耽吟咏當居廬時諒必無心及此逝者宜早安體魄青烏家言不足深論而

水蟻則不得不避三代時無葬書北方土厚水深無此二者之患故可族葬今若舉親之體魄置諸水蟻窟穴中人子之心何以自安願移其玩心風雅之事以稍留意於此免爲葬師所欺若徵禍福之說想明達必不爲所惑無俟鄙人之贅言也

答龔菊田刺史書

前接惠書辱承存問秉性疏嬾久稽裁答相知有素諒不我訾也近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抄錄成帙其中有討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
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劄記非劄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而於漢學家之說自天算地輿六書音韻制度名物及校勘之學是其專長外其有謬託漢儒之義以詆宋儒而實失漢儒之真者誣淫害道則必嚴辨之九流百家之書

釋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時洋務西學自有裨實用外其或謬誤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嚴斥之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汩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務求可行而不敢為高遠之論言時務必明大勢而深鄙夫揣摩之徒雖不敢謂百世不惑要有異乎近時名下士之所為諸生率多就我繩墨以此為教厥鮮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見之必有罵我不適者通不通何足論期無誤諸生來學之意而已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合不合何足計期不背聖門教人之旨而已汪生獲與鄉舉之選雖可喜而尚嫌太早此生才氣識解皆不凡如能養成大器則可為

國家之用所藉以報
國者惟此差足自信耳而汪生年齒太輕志趣未定學成則
國家收其用不成則已身且受其害天下最壞人志趣者莫過仕
途院例鄉舉後即須出院深爲汪生惜之區區一第何足重輕惟
志趣或歧將不得好學之益而反恃以文過飾非則大可慮耳來
書謂須修志乘將欲推轂鄙人深荷厚意高堂健在豈能遠離身
猶嫌遠況須乎至謂鄙人之學經深於史尙求爲知我者平生經
學甚淺謬竊時名豈敢自信若史學則亦不敢自誣近儒中惟錢
竹汀若並世而生謹當退避三舍他如王西莊之徒當與並驅中
原餘子碌碌則事我者也君乃揚彼而抑此未免顛倒矣近爲粵
中修德慶州志事尤未成將來成書後竊自謂可以推倒一時豪
傑恃愛妄言不足爲外人道也

沈廉仲先生七袠壽序

成皇帝時有名臣曰嘉興沈侍郎以正學倡導後進余登朝晚去侍郎之世蓋二十餘年矣乃得其孫曰曾植曾桐者與遊數以道誼文章相劘切其意思誠有異乎人人而聞其季父廉仲先生能傳侍郎家學心儀焉而未獲見也歲丁亥一新至廣州以後進禮謁先生會先生羸病謝客仍未獲見而獨得侍郎遺書爲先生所校治者讀之簡嚴深至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正夫果有所受之也聖哲不作道術分裂卑者陷於功利優者局於訓詁名物制度而以是號於衆曰吾道在是夫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漢儒承秦滅學左右采獲六經之亂昧者迺明其爲力甚艱爲功甚鉅而於義理之精邃者或遺之而未言或言之而未盡非不爲也蓋不遑也且夫經爲聖心聖不虛作大義易見微言難知漢儒於其

易見者以訓詁考證通之於其難知者不徒於訓詁考證求之三家之治詩伏生之治書董生之治春秋皆是物也夫聖人之大義日晦人心日漓於是有宋諸子者出通之性命以濬其源約之誠敬以端其本返之躬行實踐以袪其妄驗之辭受取予以觀其微而其旨歸一準於即物以窮其理斯張皇高遠之說既無所託以亂眞而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皆吾博文約禮之資而無破碎大道之失是故漢儒之學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故而訓詁名物且爲粗迹矣宋儒之學其大者在窮性命之微至窮性命之微而訓詁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以求聖人之微言也迨其敝也言天人者或雜以讖緯言性命者或遁於空虛要皆末師鄙儒自豐其鄙學者方擯棄之不暇而暇溝漢界宋云爾哉先生自其少時耳目之習見習聞者既已至正極粹復從錢衎石籜石諸

先輩遊於訓詁名物制度之學靡不涉其藩籬而一歸命於有宋諸子晚知漣州未幾以疾受代歸弗竟其用獨筦鹺事最久鹺故利藪也而先生貧如故久之辟閩益著即事非其素屬者大吏亦虛己諮焉先生將之以至誠而貫以敬事之意務使惠澤逮於人人而已不尸其功人或有饋遺者雖少物必峻卻之此在晚近爲難能而先生則其末節也道之難明也久矣學士大夫矜言復古其說愈精而愈瑣至宋儒辨晰心性之旨乃以其涉門戶也而疑之然則論學必屏程朱說經必宗許鄭非門戶歟夫非許鄭程朱之果歧人自歧之也

聖清純儒首推二陸清獻尚已道咸立言深博蓋有宋元儒者東萊仁山之風非猶夫永嘉經制之學也而世之言實學者必曰亭林顧氏吾謂非惟不知許鄭程朱也抑不知亭林實甚亭林之言

曰博學於文行已有恥其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今舍其所嚴辨者而第曰吾從事於博文云爾可乎哉且博文云者如第曰瑣細考證而已吾未知於亭林之旨其果有合焉否也先生論學不主陸王與淸獻同而其學之淹貫且斷斷於辭受取與之節也如是其庶幾博而知恥者歟抑亦善承其家學者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吾鄉之宦粤者咸願爲歌頌以壽先生而督序於余余謂壽言類涉於諛非先生所樂受也乃推本先生學術之大凡爲一新私淑艾者俾以自考亦藉是以質先生焉

王寶珊通守五十壽敘

天下言長生久視宗老聃聃古稱道家者流其言合於易之嗛嗛書之克攘司馬談論要指敘以爲六家首昔之言治術者蓋莫不由是焉晉魏而降寖離其朔儒者難言之漢初治尚淸靜蓋公以

黄老甚曹丞相問左謐寧民歌顜一是時郡縣吏若吳公文翁之屬無赫赫之聲而所在民樂既去民思蓋非獨此俗龐厚也廉靜之惠慈惠之意浸漬於人心者深而懔懔奉職罔或失墜又與後之浮文妨要清談廢務者殊科率是道也將以挈制天下而有餘渠但郡邑而後世踵其躅者代或數人焉或不得一人焉於虖何其難歟若勢處冗散往往甘自放棄乃欲與古良吏比烈則尤難之難者也婺故壯郡制設通判一貳守以筦水利郡更寇亂陂堰歲壅淤洩弗時與時吏或罔民牟所入以自肥苟偷於官事事益不治寧海王君以謁者臺令史選爲通守倏十年勤思職業振緒通谷規復舊制儉於奉身而嚴於取予其廉靜之惠慈惠之意蓋庶幾與漢法相應邪郡人士安其治無異辭今茲君年五十矣郡人士謀所以答君之勤者謁書於余督爲文以壽君君之齒未也尊

公方以縣尹受代歸休於家年逾大耋事親之近恒言不稱老今欲飾鑿帆之辭爲君祝延於義何居雖然邦人士之意則懃矣烏可默而但已君職水請以水喻今夫水沸汧澎湧澄泓演迤其爲類殊其性就下一也或石而桀焉或磯而激焉洞薄潰沫鬱怒未網觀者抵掌聽者忘倦而水固已失其理矣故澂則清撓則濁水之性也順則宣𣷭則沓民之情也君局於尺寸其澂澤未宏亦勢然哉抑君之志蘊於中而效見於此則旣有然矣士患不自振耳而何尺寸之能局歟余讀古傳記言流沙之西有西王母之國穆天子所賓也弱水環之其人壽考類無紀極其言不雅馴顧古今言長生久視者侈稱之君嘗從採風使者持節徧歷海西諸邦風輪飆車馳九萬里而遥視八駿之周游途轍蓋有加焉重溟鑿空耳目聞見奇尤環特不可殫記慼睹所謂弱水西王母者乎將今

紫真堂藏板

昔殊致若道家所云海塵灰刼雖列僊之儒不能免耶吾固知假詭荒忽之辭不若徵諸淺近之易據也老耼之論三寶也一曰慈二曰儉慈以利人儉以嗇己抑非獨嗇於口體之謂毋勞而形毋摇而精節省嗜欲澹泊寡營水利萬物而不與物爭可以宜民可以養生君既有意於是矣推而行之永享眉耇遜播頌聲其不以余言爲息壤之徵乎金華山𡾰嵂萬仞道書言有洞天石室帝鴻鑄鼎初平叱石遺迹往往而在官斯土者類稱僊吏余郡人也異日扁舟歸里贏糧躡屩倘將從君一訪之

上海新建金華義園記

婺俗儉嗇勤種植民皆重去其鄉其逐什一之利憖遷於都會者逖余所聞見蓋北達蘇杭而止滬上無有也咸豐季年更互市之令滬實綰中外之轂賈胡海客長艑巨舶旬月狎至商旅貨賄之

所賴百工技藝之所萃下逮傭保雜作占一業以自食其力者如水之赴壑獸之走壙於是發人遠於遐者蓋不啻昔之蘇杭矣然或疫癘之不時顛隮之無告流離困踣委骨異壤生於是乎寄而死不得安其體魄行道之人尚或憐之而況於生同鄉井者乎某某等商是有年矣博諏同志醵錢若干購隙地二畝餘刱闢義園都爲屋幾楹爲兆域一區俾發之人士沒而無所歸者咸於是浮厝焉既蕆事徵記於余余維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也義園之作其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以是爲骨肉之所藏而非魂氣之所戀也然且從而棺斂焉從而封樹焉邮邮乎惟恐鬼無所歸而吾之爲德不卒焉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務從其厚者歟抑亦敬恭桑梓之心有發於不自已者歟傳曰無穢虐士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嗚呼觀乎此者睦婣任恤之思可以勃然興

矣

從祖芑田先生傳

嗚呼古來魁傑之士蘊奇蓄異鬱鬱無所試或試矣而不得竟其用懐抱利器老死牖下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奚可勝道悲夫士之不遇也而無其遇而能安之若素者爲尤難芑田先生諱錫猷字子壯一新少時所從請業者也幼讀書資甚魯弱冠後開敏爲文有奇氣補縣學生年三十餘矣明年俶於庠考充　恩貢入貲以教諭注選於吏部十餘年不得選光緒某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性伉直善謀能斷疾惡若讐嘗試有舞弊者先生發其奸學使吳公激賞之居恒羣不逞聚閗閧先生謦欬輒引避里中爭競疑難咸取決焉得一言無不讋服冰釋一切期會徵發往往推爲首事幾三十年無間言其最著而有功桑梓莫如團練禦賊咸豐四年

匪逆踞金陵兇燄四出獨兩浙晏如先生恒蹙然憂之顧無可藉手十一年四月僞侍王李世賢陷金華里人咸謀團練先生因與謀然以爲鋒銳未易挫不如待時而動也明年夏賊酋李仁壽屯永康三十里坑目溫山抄掠而據義烏賊陳榮憚世賢之徵犯衢州也合諸匪賊屯邑境與楚賊相持先生知賊構釁躍然曰可矣急偕同志集民團以禦仁壽守要害遠斥堠備間諜禁訛言部署甫定會榮遣其假子率衆來僞爲助防也者以覘我我師乘間并攻殺之夜復襲三路賊營而慮楚賊議其後也詭賂以所奪陳馬遜詞謝焉賊喜不爲備自是擊賊荒山雅墅街遞有斬獲閏八月合西鄉勇攻縣城榮駭竄嚴州義烏遂無賊然亦無邑令至惟團勇局獨存以其間理遐邇四民之赴愬者皆悅服以去是時左文襄方統重兵攻衢州而遣蔣果敏公剿賊湯溪賊大衂十一月僞

梯王首王戴王等十餘萬衆擾金華其後隊屯田心倍磊諸村南鄉大震約西鄉夾攻失期先登者爲賊所陷俄而西鄉亦破披隊來奔先生亟爲拊循選丁充伍而資養其婦孺賊分道深入先生議設伏蕪山後市橋之間親司信礮民團連敗不敢出會天大霧尋丈間隱約見人影謂鄉勇也疾趨就之賊出不意亦以爲遇伏也遽駭退越翼日合諸村勇迎擊三丫塘大破之追北十餘里賊始盡竄金華而金華屯賊意終未已於是復有大嶺之戰語詳一新所爲崇義祠碑記中明年正月賊遂棄郡城遠竄矣是役也先後三載合羣策羣力以摧巨寇而發蹤指示先生之力尤多當義烏之始復也先生謂既有縣令不宜以鄉局侵其權乃撤之令延先生籌善後事初從其請卒不果往歸理故業三舉秋試不獲解授徒二十年以終

論曰先生與吾父幼同學長同志團練同事方事之殷一新始冠矣得諸聞見者尤確當蔣公率師逐賊道出金華先生謁公於軍中公以其才也詢願從軍否辭之嗚呼粵寇之亂湘楚諸軍皆起家鄉募建奇功於天下一時擁節旄成大名者項背相望先生之才亦旣有所試矣假令依附末光乘時得位其設施何渠不若乃卒退而修經生之業困悴以終窮老而不悔夫豈獨其命歟抑亦其素有得於中然也固守三載屢瀕於危卒賴以濟事平而後口不言勞使古功臣用心若此安有鳥盡弓藏之禍也噫

東山府君家傳

吾邑距蘭谿百里而遥蘭故壯縣地四達當承平時商旅輻湊貨別隧分各以其族吾邑人食力於斯盡千百計顧罕有操計然之術者獨吾宗東山府君設肆其地有年矣余自通籍後往來恒道

蘭谿故風習君君倬軀幹音吐洪暢詞旨質直有不可於意者必傾其中所欲言而後止余私論議輒舉似君以爲今之古人也嗟乎風會日澆後生喜以心競纖芥之利成貿首之仇談笑伏乎兵戎荆棘生於跬步求如君之表裏坦白也豈易得哉君家不中貲至君而大殖其業嘗建鄉亭甃道途以濟行旅粵寇之亂吾鄉團練自衛君振臂一呼衆皆翕應則君之素行孚於里黨可知矣君諱元巍字惟天嘗入貲得州同銜卒年六十有三

舊史氏曰昔史遷傳貨殖論者以遷家貧陷罪發憤之所作也異哉言乎其烏知遷之微指哉夫貨殖者所以驗物力之盈虛覘民生之息耗國之大計在農與商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先王崇本抑末意至深遠也井田之制廢兼并之風作於是商遂筦天下之盛衰漢自武帝征伐四夷海內耗竭算緡及於舟車縣官盡籠天下

之利而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皆破閭左蓋騷然矣史公有感乎此故其旨約其詞微世乃譏其羞賤貧而崇勢利抑獨何歟蘭以一隅綰數行省之轂徽歙衢嚴之所產殖豫章閩粵之所貿遷皆於是乎輸寫而冠蓋之倫計車之吏時交錯乎其閈故殷賑為數州冠及海禁既開番舶如織江自峽口達於尾閭凡夙稱都會之區靡不有西夷市易之所而中國方搉百貨以佐軍興吏乾沒無已商旅之出其途者若避毒螫自是漏巵之患亟而譏禁之術窮矣蓋今之蘭非昔之蘭也然列肆之殷賑如故豈所謂朽其中而飾其外者邪君占市籍未久遂致奇贏其擇人任時之道殆有大過人者惜乎其未及盛時一試之也君子觀於一隅盛衰之故可以覘世變焉嗚呼其獨蘭也哉其獨蘭也哉

李節婦家傳

節婦永康某氏年十九歸同邑李某生三子二女而某卒婦年二十有幾矣某家故貧力田自給至是益艱窶益無宿儲褥無完衣婦拮据況瘁約其身以逮於其子女罔弗約也顧獨潔滫瀡奉威姑惟謹凡所以庀喪葬祀門戶者咸取具於一身未明而夙興并日而後食如是者餘二十年子有室女有從內外靳靳如其始歸時而婦力亦既瘁矣咸豐季年粵逆竄兩浙永康熸焉寇氛所及靡有寧宇婦挈子女匿窮谷中流離困踣幾殲者數矣比歸則故居爲賊蹂躪殆盡而是時寇新退穀直翔踊人惴惴不保朝夕婦復董其家人一視前日之所治而力治之節衣縮食絲積寸絫以再造有家室比歲稍充羨三子皆成立力能致甘毳之養而節婦遽卒同治某年某月日也嗚呼先王之制喪服也夫爲妻報蓋坤道代終之義責之也周而任之也重故報之也亦從其隆先王蓋

不忍以不肖之心薄待後人也禮慝樂淫乃見節義節義者別乎凡所不能而以其能焉者名之也然君子於能焉者往往樂得而稱道之豈徒憫其志之專一而大以祿其賢歟抑亦假是以風厲其餘而欲挽世之諉爲不能以進於能也於能焉者奚私焉觀節婦生平壯更窮乏晚丁寇亂盡終其世戚戚無一日之歡卒其大有造於李宗者章章若是而綜其所爲初非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世俗矜苟難若節婦者循地道之常苟難云爾哉余故樂書其行誼以諗其鄉之人并以勖其後嗣

無腸公子傳

公子姓黃氏名解江州人也其先世嘗金天氏時爲江湖之使因占籍江州至春秋越伐吳有率其族取吳稻以濟師者論功封含黃伯子孫遂以國氏凡散處江鄉者十有二種而公子最知名於

時始生筮之遇離之解故名曰解爲人睅目皤腹内柔外剛性嗜飲醉後嘗自捫其腹曰我此中固空洞然足容數百萬甲兵者正以内無他腸耳見者笑曰聞大荒之東有無腸國者子豈其種類與因戲呼爲無腸公子晉太康中江州守臣貢至京師朝議以酒泉郡處之公子曰既有解必無監州乃可不然解不能折腰媚權貴供頤指也遂浮沉者數年久之始遷糟邱常侍當是時畢吏部以豪飲名輦下偶出遇公子手持與語大悅曰與拍浮酒池中值鄰舍新熟吏部攜公子偕飲甕旁酒酣公子起誤入甕中吏部亦醉臥甕側以待之鄰人歸見而大駭疑其醉死也覆甕而出餘瀋淋漓徐徐拂拭乃去由是醉解之名大噪然公子恃其螯強好雌黃人物吏部嘗戒之曰子黃中通理玉質金相若論文章當與司馬長卿輩橫行一世然戈甲森然外剛而内躁非神龜曳尾之道

也公子不聽卒見忤於趙王倫遂退隱江南之處蘆洲與姜生酣
醋者遊以爲得味外味江南人設宴召公子則姜醋必至座中亦
無姜醋不歡衛尉石崇聞其名於冬月延請上座封以唐爵不受
蔡謨過江復欲羅致之未果適道行見彭越以爲公子也薦諸庖
人既而大爲所窘公子迺揶揄之曰卿讀爾雅不熟誤引非類幾
爲勸學死蔡笑曰吾補過焉可乎請今尊子爲一品公子笑曰吾
與躁進不已致觳觫待罪吾寧終老甕天中耳由是日夜沉湎卒
爲酒所傷一夕大醉而死

論曰吾讀老聃書深著齒剛舌柔之義士之處濁世者非獨無才
之患也執沖而寡營蠖屈以求伸殆庶幾焉以余所聞公子軼事
能致雨又能驅瘧嘗著勞關中盤亦才智縱橫之士而獨以無腸
稱意其胸無宿物者與乃因雌黃之故幾膏鼎鑊嗟乎貌剛者折

揚才者蹶進取之士可以鑒矣

金先生墓表

先生諱濤號秋槎金氏一新幼時所從請業者也父諱某娶毛氏舉丈夫子四先生其仲也外王父既艾無嗣撫自出者以爲後故先生幼育外家外家與余族同里閈先生之就外傅也吾父與同學相得甚後遂延以課一新兄弟館余家者八年先生幼警敏學爲文輒冠其曹偶年十七受知學使者羅蘿村侍郎補縣學生五應省試弗獲解既以高材生連不得志於有司則益劬於學以昌其詩鏤肝鉥腎角險韻至十餘復不少休傳鈔者腕欲脫先生樂之不以爲疲也間亦作畫畫蘭石竹樹疏儁峭蒨品如其詩中歲後輟不復作而獨究心於靈樞素問諸書久之遂以醫名於時金故望族自其盛時田廬樹畜甲諸姓逮先生則稍稍替矣然席累

世富厚之餘巽時往往藉其租入以自贍寇亂田廢食指日繁歲會不足家寖益困然當是時諸子已成立少者讀書嶄然見頭角家無先丁自入視之宜若無憾先生顧獨鬱伊善感俯仰身世侘傺若無當意體羸善病晚而濩落窮居索然鄉人或招往蘭谿客授其家間復出其術濟人人樂暱之先生安焉歲卒四五往返以爲常丙子冬一新請告歸覲適先生里居久患瀉下稍閒且復劇或尼其行不聽行三月而疾作主者亟促之歸舟抵低田鎭遽卒遺孤以喪歸實光緒丁丑四月十三日也先生性純篤友愛事兄動靜以禮家人有踰檢者反覆開譬未嘗厲辭色幼育外氏事外王母有如所生外王母之卒也附身周棺必誠以信蓋於是時一新已及見之嗚呼以先生之行之純摯如是曾不得一當以抒其素蘊而又厄以抑塞不可堪之境至老而窮窮而病病而不獲猝

於其鄉賫志歿地潛德闇然嗚呼悕矣先生生道光某年某月日得年五十有幾子男三式仁式枚式金女二孫男一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原

余府君墓表

服嶺以南之分東西道也自唐始也東道尤饒沃民蕃衍至無所容則遷於西道以長其子孫往往蔚爲巨族自余主講嶺南凡嶺西之士從吾遊者間徵其家世大抵遷自東道爲多余生運貞其一也歲壬辰將脩始遷祖之兆域運貞督余文以表其阡余匆匆未暇以爲然運貞之意則勤矣乃次其行義年而書之碣曰君諱芳舉字秉邦

國初有諱喬遷者自閩徙𨐋之東安下長洲村居焉是爲君始祖四傳而至君之祖玉符始殖其家考奇彰有子五人君其長也少

讀書試不售以冢嗣遂膺家督而特敬禮師儒延令係於庠學於鄉者甚比比焉人僉曰惟君好書之故君嘗遊平南樂其風土命仲子誠裕以往厥後諸弟季次第從居之從君志也君以嘉慶十三年四月庚寅卒於家得年六十有一配關宜人先君幾年卒既合窆矣君孫拱福慮樵牧之弗禁也道光丙午乃改卜葬君平南城東三里相思嶺甲首庚趾關宜人亦從葬城西三里而孫曾之居平南者遂以君爲始遷祖焉君資孝友尤篤於一本之誼族人嘗建祖祠度地直君居君曰祖吾祖也室吾居之吾祖之室也吾何有焉毀其室之半以地輸於祠祠成而君不取其室之值族人嘖嘖稱長者君曰未已也祠足以妥吾祖矣而禰祠未立吾心疚焉室吾室也室前尺寸地吾父之地也吾何有焉苟建祠則有吾祖之例在比君疾彌留屬其子曰禰祠建爾必輸地於祠毋忘吾

言矣其子卒如君所言是二事也余氏之族人至今猶樂道之嗚呼古之眞粲世辨等威者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先王之爲廟制若是其嚴也宗法旣亡士無常貴民無定居子姓之散處者恃何道以合之戚屬卑於下而祖禰干祫於上祠也者所以報本合族仁之至義之盡也世衰俗偸子壯出分吾見夫耰鋤德色者有之矣當其生時且然遑問身後一物之微且然遑問其鉅者夫厚而薄焉則其無所不薄可知也之死而致生焉則其能孝養於生前可知也君軼事不盡知知是事而得其用心焉則亦庶乎可以敦漓俗矣君以曾孫貴

貤贈奉政大夫配劉氏同邑某處士女

贈宜人舉丈夫子六拔珍志珍殿珍美珍悅珍嘉珍志珍承君命徙居平南者也故今爲平南人孫十七人曾孫四十七人元孫以

下二百有奇盛矣哉君之克昌後昆也然余聞君家誡甚嚴凡世俗子弟蕩佚以傾其家者與夫牟非義之利以肥其家者君必痛飭之令族姓雖繁咸兢兢守君之誡罔敢失墜然則君之所以保世滋大者在此不在彼而況其敦本厚俗之足以風世者乎嗚呼孰謂天道果無知乎

外家像贊

嗚呼此外家先世遺像也圖中正坐者爲外王父之祖考妣下坐者爲季父而以曾祖考妣之主題於幀首其自外曾王父以下不與焉當外家盛時一新未始生逮成童後一再過之蓋稍稍零替矣然是時外王父尚存惓念音容怳在心目不及十稔而宰木已拱故廬漸頹西洲之慟感惻行路諸舅氏近復葺其舊居續其遺緒德門餘慶固匪獨繼起之賢而已嗚呼一新生三十五年耳其

間人事之變遷世運之興替盡已不勝今昔之感而於外氏尤心焉識之顧惟謭陋不克成外家宅相以塞逝者無窮之悲今展此圖肅然以興油然其不能自已矧孫曾之世承先澤者其寶守又當何如耶贊曰

獨行之傳力田之科闇然而章粹然以和成壽者相居安樂窩椎髻梁妻巾箱王學有子允宗驂騑咫角白華絳跗幽蘭空谷何德之豐而齡之促一門篤行累葉清芬滄桑遞嬗喬木猶存眷言弓治來者弗諼

陳氏妹像贊

烏虖妹之生也三十有一年其於歸也一門藉甚戚屬蟬嫣恒卑抑以自下怵他人之我先其怛化也則自尊章築里下逮婜婗姏姆莫不嗟惜而涕漣庶幾人言之無間婦德之靡諐也出其餘技

亦復針神譽絕入法書妍蘭以香燒膏以明煎弱息何在孤女貌焉所遭抑又酷巳僅此遺真之約略猶未得形似於䟽荃吾披此圖蓋不忍爲鮑氏令暉之贊而擬諸楚覊天問之篇

崇義祠碑

同治二年春正月十日浙江布政使蔣公益澧旣大殲賊於湯溪越翼日遂復金華蓋至是陷賊三載矣聚落爲墟白骨載途有厲存者傫然餓夫而吾鄉環境三十里女安於室農遊於衢殆如未經亂之初其得不歸功於鄉勇之枝梧也先是咸豐十一年四月僞侍王李世賢以輕騎突陷金華吾鄉聞警團練自衛六月賊攻官餘嶺其村人擊卻之然部署未周也明年夏賊屢敗於衢州自相攜貳踞義烏會陳榮故粵産聚諸粵賊於邑境不受徵發號曰花旂花旂者僞翼王石達開之部曲今從世賢寇金華者也其別

賊屯永康三十里阬者曰遊騎過山抄掠五月十一日我村勇諜逐之賊駭走遂申約束別火伍嚴斥候塹要隘相持四十餘日賊屢受創至飢疲不能軍而會是時桀遣其假子率十三騎覘我師我師乘勝并殲之夜襲佛堂倍磊赤岸三賊營賊不虞我師之卒至也獸奔鼠竄罔敢喙息自是擊賊於荒山於雅墅街皆失利戰死者近百人然雅墅之戰鄉兵氣銳甚迭敗迭進且及日稷未休賊多喪其精銳遂宵遁而西鄉亦先團勇殺賊屢獲勝閏八月三日合攻縣城諸號偽花旂者皆鶩竄嚴州以去於是義烏遂無賊賊環邑屯亡慮十餘萬狡焉思逞然卒不得一當也初官軍大脯龍游湯溪問賊勢日盛屢徵援兵十一月偽梯王練業坤自湖州偽戴王黃呈忠偽首王范汝增自紹興各以其黨赴急而懼吾鄉團掣其後思先發制之列營數十里以迫我倍磊村者當西南兩

鄉之衢賊踞焉兩鄉約夜襲其營江水盛漲濟師失期先登者陷伏中賊遂分道深入我師設罻以待倉卒不得發會天大霧賊遁走其自北道來侵者十六日集諸村剪迎擊三了塘大破之圍乃解是役也幾瀕於危爲有天幸賊亦未審我虛實以故不得逞而西鄉遂爲所破賊休兵五日乃始進援湯溪然其後隊猶屯金華澧浦諸村意未忘我也十二月七日賊大衆踰大嶺我師扼嶺巔不得入迺旁攻鮎魚嶺以撓我鏖戰移時幾敗矣適援軍至賊始退而併力大嶺嶺之北最高者曰虎車山賊先據之我以偏師緣行捎其背壓賊軍而陣賊勢不得合并乃震駭潮湧而下顛崖墜塹尸枕藉山谷間俘十餘人以歸自是不敢復窺覘矣越月餘金華諸賊乘夜盡竄有逃賊自永康來者掩其後斬艾無算時猶未知郡城已復也嗚呼洪楊之亂毒螫遍海內驟名城屠重鎮勝兵

宿將恒奔走而不暇給吾鄉以彈丸黑子之地大小數十戰捐軀數百輩雖屢挫而氣不少衰陷胸斷脰身膏原野一瞑而不返視夫詎非

國家恩德之厚之入於人者深而諸君舍生犯難之功抑亦不可沒也伊古以來任天下之艱鉅者莫不將之以誠貞之以百折不回之氣而非徒鬬機智者所能與吾鄉俗尚樸厚民老死不見優僞之習與夫貧富相耀機械相角之情故其感槩而赴敵也義不旋踵勝無重賞死無厚䘏徒恃此般然之意以鼓舞之而民亦甘冒鋒鏑而不之悔嗚呼詎逮今不三十年而風會亦少替矣然則諸人之義烈奮發毋亦其素所習者然邪嗟乎顧不偉哉事既平邦之人仕於　朝者具以聞

賜䘏如例復祔其主於京邸忠義祠會城亦如之既又念諸君保

衛之肅與死事之烈也醵金錢若干爲祠三楹於五指山之陽祀先後歿於陣者凡一百十有九人祔以義僕一人置田如千畝以其租入歲於孟冬脩祠事焉蓋祠所直卽昔殲陳賊十三騎之地也誕維諸義士生爲同仇歿爲鬼雄英颯毅爽倏忽逝來將於是乎在祠落成同治癸亥十月越光緒庚寅一新迺始追據當時所聞見書諸石以告惜史以諗吾鄉之人俾無忘昔之艱危而或渝其舊俗也於是復爲禮神之詞而以其死事者姓氏年月鑱於碑陰詞曰妖星墮兮天狗芒猘猰磨牙兮肝人爲粻噬非踐土兮起搤其吭持寸丹兮質三光山嶄嶄兮石齒齒羣峭摩穹兮不可以趾血瀑壁兮谷豈齒齧爾羣醜兮敢踰此忽挾彗兮奔雷莽平原兮陣雲頽張空拳兮飲白刃靈何爲兮丁厥菑慟遠征兮失地險殲我良兮張冤燄雄虺九首兮舌舕𦧲南山雨兮冥冥靈之來兮

擁蜺旌熱終古兮碧血長無沫兮芳聲化朱鳥兮咮焉食而跳踉兮殛而魄朝飲而血兮夕寢而葦欃槍埽兮幾星終猘飆忽兮霝露濃褒國殤兮

帝教忠義憤洩兮靈毋恫坎擊鼓兮傳芭舞強飲強食兮永綏茲土

端溪書院祭全謝山先生文

烏虖聖哲不作坦途荊芳賢儒煦學華士噉名末師詹詹一孔壘守界溪區宋自豐其蔀卓哉先生立言不朽先生之學閎博精覈諏稽經史如衡受權剖毫析芒墜雲出淵一義之獲前無古賢淵東學派文成肇闢念臺慎獨曰彌其隙都講梨洲嬗于四明先生私淑迺扶其精學案初編主張偏駮先生廓之宋元甄錄禰朱祧王論議精卓省爽昭明若龍銜燭先生之文闡幽表微人倫扶植

經訓弇㫖遷固匡劉不名一師勝國沙蟲遺民霧豹搜遐剔隱章志貞教百年噫霾寸管照耀作爲文章原本忠孝先生之行冰瑩玉瑳等身纂著畢世坎坷毫髮之利如將浼我鴻詞未試葵賦漢廷短狐工射鵷鶵先鳴女恥自衒士恥自輕屏迹權要拂衣歸樹折腰五斗冷笑梟明鬱水之陽星巖之里學侶莘莘媚於文史先生廝之麻頑敦鄙抱此遺經與究終始二策流傳略規宗旨經師人師庶無忝已新也構昧幸接鄉閭欽遲懿範瓜沫遺音偶喻服領遂廁皁比顧瞻新廟儆式前規鮚亭宿莽鹿峽朝霏先生之靈儻此迆遐學侶莘莘今豈異昔音徽雖邈精誠不隔趨蹌毋歧進修毋畫藐先生誨緊寻之責承學者流勉旃無斁於桑蕉黃靈其來格尚饗

端溪書院祭李見羅先生文

昔韓子言事有曠世而相感兮誠不自知其何心聖籍教於富庶兮固賢司牧之所任判一官以衛道兮後之人㴲洄而焉襟槩先生之耿介兮夙承師于東廓開新建之風而興兮求緒山龍溪而考索我豸冠之岌岌兮馳窮節乎交州殲羅平之妖鳥兮殄澥島之鷙蚪羌投戈而講藝兮日余情其信姱以好修嗟粵士之溺俗兮疇澤溺於爾雅萃俊髦於精廬兮庇孤嫠以廣廈來吾導夫先路兮毋自棄於聖者何時俗之醜正兮迺讒餤之高張賚菉葹其充壤兮訶畹蘭其不芳睠諸舍之將夷爲厩兮慨子衿乎城闕道旣或盭乎時兮胡久居此而鬱鬱濯予纓於浪水兮返余服于章門願敷衽以陳辭兮虎豹獮守夫帝閽余方高馳而不顧兮細故帯芥曾何足論芬至今猶未沫兮攬荃蓀之芳澤惟介節之感人心兮緜億齡而無斁昔文翁之興學兮就石室而祠之矧先生之

峻潔兮吾黨百世之師薦嘉醴以告潔兮庶降鑒之在茲尙饗

端溪書院景賢閣祭文

於戲道之彌于天壤也如日月之麗乎穹者測天者各立一元以起算而皆可得夫宿離之度弦望之常昔素王沒而微言絶論交巳異夫子夏與子張儒分爲八孰挈其綱路以多歧而惑道以紛競而亡博文約禮吾夫子所雅言也而致良知與尊德性亦聖門之緒論吾學之津梁高明者往往由之而提悟傳習者適或過焉而披猖陽儒陰釋之弊雜學辨中著其說矣蓋逆慮夫末流之恣肆而因沿夫始基之不臧然未嘗不取其操持之密質性之剛析疑辨難舍短集長故鵞湖之詩雖云齟齬鹿洞之會頗無參商逮有明之中葉士服習乎紫陽白沙變其師說風浴契乎點狂一傳而得文簡徒侶徧乎炎荒是時陽明提倡心學蓋亦始同而終異

畫界而分彌獨泰泉窮理格物欲合新安之轍迹以窺洙泗之門
牆烏虖聖道大矣測者多方苟不迷於向往將百川學海而至海
矣至航斷港與絕潢覺晚年定論之爲贅即宗旨各異而何傷惟
諸先生之卓犖生不同其指趣歿則同歆俎豆于斯堂一新黍稷
國之苗裔恒望道而嘆洋抗顔爲諸生長彌悚惕而徬徨景行行
止廑緒茫茫願諸生儀刑其鄉先哲而一新之惷愚固陋亦將服
膺祖訓而毋忘踸踔餅以抒誠奠桂醑與椒漿倘饗

順德龍令憲初校　受業仁和王克明克敏覆校

佩弦齋駢文存一卷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南郊賦

聖清受
命之十葉同量乾坤引曜日月陰陽交和表裏融悅迺覲奉
成規紹隆
前緒將以報
清穹之嘉況迓
蒼粹之介福大宗伯於是奉册而進曰某日南至陰謝陽施我
皇上暢九垓下禔萬祉願隆柴望之儀備樵蒸之禮雍神麻尊明
號以方軌乎三皇淡功乎五帝
皇帝曰俞朕將祇薦於

南郊諸臣其肅雝以將事於是乃使蜚廉清纖華夫灑路啟明導蹕纖阿引御勅天棆與天棓兮捎夔魖而抶雺霧蒙公　奮而先驅兮蚩尤愲而承輅八神纓其招搖兮百靈紛其奔屬吸　噏潚崒伏而喙息兮雜襲絫輯合而馳騖齊殷殷以振振其巠集兮星分長

次祭以布濩

天子迺御桑根蓊華蓋拖蜺旌拂虹旃駟蒼螭而六素虯兮流星旄而張雲旍揔揔搏搏焦頡而烏盼兮雲旆芝車之蔚蔚也炎炎燄燄雷轟而電掣兮千乘萬騎之滂沛也聲駢隱以陸離兮揚湁寥之清籟扛天關而破閶闔兮軼輕霄而淩晻靄是時　未臻夫

南郊也迺瞻

泰壇之肅肅光域居其壇曼兮表葩莽其寥廓前

昭亭門之嵳峩兮後

皇穹宇之泬穆左
神庫之施靡兮右
神樂觀之延屬睋三垓之崇基兮直天扉而高齋環以百有六丈之內遡兮㺯以九十九方之珞琭內馮隆以㬢巃兮外坱圠而牢落林岑紆餘以屈折兮靈泉湨溻而濆薄曼㘁轕以駢互兮齊拱衛而藩服迣迣黃雲覆乎其上兮似煙非煙輪囷而蕭索於是秩宗齋宿駿奔張氈案設帷宮追蒲越之尙質兮斥綺席之六重青幄絢其亂眥兮蒼璧鬱其瓏璁琁筐綵緻以耀潔兮秀簠𥃩衍以薦豐鬺亨煮而馥郁兮牲碑植而穹窿和羹韭菹之屬充芳俎而溢藻奠兮馨香酷烈羌肹得而形容奉牷兮繭犢供鱻兮河龍翬羽兮承罍鹿甒兮盧盅組豫以爲紛華兮𣃁高煙之上通藎自陪祀之僚趨蹌之列凡習儀青城者罔不震震栗栗思昭格於

帝穹且夫崑崚告功鑾殿接靈遴哉夐乎世莫得而云也黃姚郊
嚳之日蒼姬祀稷之辰炎精則隆準追享天水則三聖並尊蓋禮
莫大於嚴配事莫重於明禋神人之和允洽至孝之被無垠若徒
侈六天之說判九祭之名襲南北合郊之例泥百神從祀之文立
五畤以別泰一帝元元以配感生則囿蒞忽鑾空重惟䟺謬爲上
聖所勿榮懿夫
上帝之眷顧我
大清也翩神鵲之鵷鶵兆朱果之休瑞濬靈源於速末兮孕巫閭
之間氣長白騰其鬱葱兮
興京闢其神偉傳祀二百綿延
四祖扶輿磅礴以集我
太祖皇帝

太祖躬徇齊之德

膺鼎命之期造攻自尼堪外蘭兮俘九國而統六師

文皇廓其

遺緒兮震

殊威於四十九旗逖

世祖之握符兮蘇赤縣而

后來輯

大勳而未竟兮

聖祖受而恢之著馴風之翔洽兮錫溥海以厖䧃遑然日昃其不

敢康兮洎乎

世宗柔治而重熙狹文景之阸僻兮軼成康之隆規偉

高宗之神武兮奮赫濯之

天威合西藏南徼而受吏兮裂準夷同疆而澹災
顯謨
承烈以啟後人兮
宣遂恭己而無爲惟
七
對越之
在天兮儼
陟降之在茲崇並行之大典兮咸仰我
皇之孝治
天子於是穆然思所以積和塞明蒙嘉氣降靈歆者迺辨朔練辰
澄心淸魂
致齋乎陽靈之宮溲嵬禾以爲粻兮析瑣亭以爲肴吸流瀣於露

盤兮飲醴泉於神泉降乎禮祀之所逮乎祭祇之交曳雲罕之鄧偈兮鳴和鑾之啾啾方綵紛其繁會兮五輅翼其承流鋗玉琤琮以砰磬兮繡裳岌積而舉翻三公冕而陪乘兮常伯袞而導騶風縰縰以扶輪兮雲蒙蒙而映斿澔澔汗汗星陳

天行以溢乎

南郊爾乃祝宗誕告欽柴燎薰膋蕭焫燿配藜八埏紫烟遊空高燎煬炅權火爍其焜上兮鑒

帝德之日新闢天門之詄蕩兮靈皇皇其來歆駛風馬兮騰雲車肸蠁路兮飾龍鱗紛總總兮來下潔吾盛兮桂尊烴香卅純帛薦太羹調匏爵奠粢普淖惡泔淡神安坐享華蓤翳尺握之吉牷兮日充腯以明誠本

正位

配位以告虞兮神顧德而歆聲進觩觩之圭瓚兮尚臭氣而求陽

臯伊之徒兮獻夫

從位兮穆並驕以臨饗五精晳而照夜兮兩曜甄而垂明靈宴娭

兮臨須搖澹容與兮申貳觴其樂則鐘鼓竽笙鞉磬柷圉函宮吐

角戛擊搏拊孤竹之管雲門之舞瑜咸平之雅奏兮知修文而偃

武觀

世德之形容兮惟

義征而

仁煦餘躍鏇鉦緜而不絕兮崍峙迴翔仍止乎其所鳴琴竽瑟會

乎軒朱兮華文綵縠萃乎衆嫮四興遞代兮九疑賓于蓬羅列兮

八溢衆夕迤留兮永

至尊光夜燭兮德信著大禮既竟
皇衷戢懌式穀戩羣歡協展
孝思歌醆假詣
受胙之位臚
賜福之勑儐暗藹兮並迎瑞穰穰兮委積休嘉砰隱兮溢四方錫
吉祥兮芒芒極介覃霈於鎬京兮鄗受釐於宣室甕偃蹇而高驤
兮轙象輿而待發衛歸雲而逶迤兮票然逝而犇蹕送祇帛於燎
鑪兮奏熙平而饌徹哆
帝座之神光兮閃流星之欻絶出
櫺星門而暫憩兮就小陳帳而退息餘誠歛而未舒兮猶虩虩而
翼翼於是事畢功宏
法駕言旋

駐蹕乎

太和

端拱乎

乾清調黃鍾之律申賀至之儀書雲物之祥占風色之宜致八能之士紀初陽之時天闢决兮地垠開澤雲遊兮壽星輝赤雀翔兮蒼烏舞雕題貢兮黑齒來慶厚貺兮駢蕃仰

郅治兮垂衣

皇上方憺乎無我泊乎自持御越裳之貢雉兮洒甘泉之產芝之承

列聖之

謨訓兮登圜宇於春臺合萬國之懽心兮永

昭事而無違豈與夫竹宫望拜汾陰文鼎飾殊祥之應侈遊蹤之規云爾哉謹作頌曰崇崇

圜丘巋巍崔嵬紛庬鴻兮
上天之縡呼吸闔闢潛感通兮猗歟
聖朝
高帝拓迹
膺景命兮我
皇穆穆
肇祀
配天際隆盛兮徘徊迟遲辰光燭燿欣來格兮陽匿陰散瑞我
皇室永無極兮

擬楊盈川渾天賦

客有為宣夜之學者詣太史令而問曰蓋聞蟠天際地元氣為冊
天不可以常度測地不可以計里求仰望則蒼蒼而無貲旁視則

曠曠而難周兩曜一晦而一明皆化機之鼓盪衆星忽隱而忽見如水面之浮漚故祖其說者虞喜有安天之論傳其學者殷代有成愈之留信談天之圭埶井捫籥所能侔言未既有起而笑之者曰子第知天爲積氣而亦聞蓋天之說乎夫天中高而外隤南高而北下覆笠寫其形元石補其罅星辰則遶行而緣同旋日月相隱蔽以爲晝夜青赤爲表丹黄爲裏所以定天地之位西方夜半東方日中所以成四時之化此周髀之術爲獨精豈宣夜之書可匹亞太史公憮然有閒喟然而歎曰痛乎俗學之錮人也言宣夜者辰次何以宿離而不忒言蓋天者昏曉何以遠近而皆同七曜苟浮於空虛步算之書何以作四極既各爲分判推測之法何以通昔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請爲二客陳渾天之義以排難而折中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地若雞黄之中處天若轉圜之疾

趣其括乎坤軸也十有九萬三千里而廣其周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徐夜光受日之明也故景有望弦之別列宿隨天而轉也故名有經緯之殊明置閏之故則氣盈之奇數適合於朔虛知歲差之理則月令之中星無異於虞書昊穹垂象聖人則之頒朔授政敎崇法卑立機衡之儀器表貞恒之範圍萬物之精在天而成象九州之界分野而專司覩暈蝕贏縮之徵則惕而修省驗分至啟閉之節乃敬以授時大矣哉渾天之爲用也可以窮事變與物理測乾端與坤倪天有北辰端居帝所太乙之精天樞之庫共衆星而獨尊宗羣動而爲主紫微大帝之庭太微諸侯之府下臨天市之垣迺與上元爲伍治政尊者九卿贊謨明者四輔天槍天棓備變於非常左樞右樞謹守於外戶斗爲帝車運乎中央魁曰璇璣柄曰瑤光分主七國臨制四鄉牢理徵其後輔弼翊其旁

下繫元戈之星而義則貫斷前近文昌之座而形如戴筐指兩辰而知閏月筴六律則有開陽是爲天之喉舌異乎南斗之挹酒漿東方七宿其神蒼帝天行始氐后妃之位角爲龍首房爲天駟箕尾艮臣之所騎亢心中道之所次招揺主乎外兵鉤鈐謹其鍵閉南征北討騎將軍足備折衝東執西儀農丈人專司穡事北方七宿元武稱尊維南有斗律歷之原牛女農桑之象虛危禍福之門東壁圖書之所聚營室清廟之所存螣蛇匿影而潛伏天狗防姦而晴蹲天壘十三星候邊庭之興廢諸侯十二國爲天子之屏藩西方則參爲虎身觜爲虎口奎爲溝瀆之形胃爲藏穀之藪畢車好雨月離則慮其滂沱旄頭主兵星動則防夫戎醜婁宿之司聚衆是取芻稾居天苑之西倉廩繼天囷之後閣道臨於附路所以備宸遊卷舌近於天讒所以昭稽守南方則鬼主祠事井稱水衡

柳爲鳥頸之次翼有鶉尾之名觴遠客者六張主急事者七星仰觀象於軫宿制車輪而利征旁列五侯師友公卿之任横分四瀆江淮河濟之精翼翼軍門壯威於天府盈盈積水横絕於雲漢迺有黃河之源金精之氣委蛇帶天浩淼絡地察戶紀夏正之祥爲章考鄭箋之義橋塡烏鵲天孫以之啟行石贈支機漢使於焉表異謂與海兮通流仰如繩兮呈瑞日也者陽德之母掌賞之方騏驥協步踆烏歛陽羲和馭輪鬱儀耀芒高舂下舂紀昃中之候上道次道應升平之祥孽成黑而眚成青推乎三統之始百里品而千里表審乎晷景之詳月也者衆陰之宗水氣所積弦爲繩墨望成君德九軌循行三讓成魄後天十三度而有奇周圍三千里而同色受日光而輪滿蔽闇虛而影蝕終歲不暈則天下偃兵兩弦合精則乾坤成易故王者姊事以盡其誠而后妃伐鼓以救其失

五緯之行鎮星最遲熒惑執法辰星正時太白先日出而啟明重華應太歲而左移五星同色百姓阜熙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稽積東方者利中國積西方者利外夷或聚於東井之次或遊於河雒之湄至德之盛聿著連珠之瑞盈縮或失乃有降精之期觀懸象之著明仰三光之燦列宣大塊之文章定天下之凶吉同姓爲月異姓爲月用以辨諸侯之等歲王省維歲庶民惟星用以察國家之治忽然後潤之以甘雨煦之以和風蒸雲而鬱霧閃電而噓虹或露零而霜白或冰壯而雪封或怒雷殷乎百里或晴霞舒乎半空皆五氣之所散生百物而爲功倏千變與萬化司藻繪於天工乃有冠日含采景老摛暉甘露夜零協風時告兩珥三珥表其符似煙非煙騰其耀文昌之氣如珠含璧之光若埽斯聖世之休徵曰太和所感召若夫星有彗孛月有爪牙白虹貫日黑風簸沙

何殆如伏鼈枉矢如行蛇六鷁退飛之與十烏並出之瑕斯懸象以垂警賴修德以辟邪雖若璇璣之擬渾儀羲和之定歷象巫咸甘石之傳落下鮮于之掌景伯黃道之加平子動儀之助雖邛器而殊形皆極思而眇想垂古今之彝憲儗化工之浩蕩徒觀其制器倘象俯察仰觀形如敧案體本彈丸飾以明珠之的礫橫以玉籥之璣燭任推移於激水筦樞紐於連環貫天經於玉軸跨地平於銅盤粲乎三辰四遊之包絡爛然七衡六間之分端緻八柱於寸眸懸彌象於九寰馳遥思於縣邈窮造化之機緘惟天爲大惟聖憲天天命悉歸於於穆聖功妙合以自然化工無朕讕語誰傳天何爲兮柱折海何事兮石填后閉之毋兮何化石於嵩嶽帝俊之妻兮何浴日於甘泉蜉蝣之掘閱兮倏生死於朝暮大椿之輪囷兮占春秋之八千鈞靈蓰而知龍伯之人巨爭蝸角而有蠻觸

之號連徙怪奇之錯出轉神化之難宜臯陶之遁種也祀靳於蓼六周家之累仁也勢弱於東遷鄒魯之絕學也而蔽環終老顛踣之與遯也而貧富相懸伯道篤於友愛也終焉無子敬通蘊其才華也罷而歸田仰大造兮渾渾惟目稷兮乾乾苟計較於銖寸終滯迹於蹶蹇諒乎哉天道不言而成化且息井蛙之褻論而靡虛蟻爲螭旋

七夕賦

若有人兮河之湄眇含睇兮憺忘歸婁錦兮霞帳燦星佩兮陸離滕私語兮靈匹續墜歡兮星妃邀徘徊兮極浦目黃昏兮爲期日吉兮辰良邀河鼓兮遥相望流雲淡兮欲暮風嫋嫋兮始涼折疏麻兮召余鸞飛飛兮告余以就行感闊絕兮終古夕弭節兮徬徨澌流兮瀰瀰君誰須兮水裔梁兆鵲兮使涉余策癡龍兮濡余軌

紛雨淚兮滂湲斕霞裳兮曼靡悲莫悲兮離別多怨莫怨兮隔層波歡樂兮苦短良會兮易過蹇誰留兮靈珮催曙色兮織阿天上兮幽盟感兒女兮癡情嬌華兮蘂蘂延竚兮凝眸望夫君兮天涯長太息兮空庭今夕兮何夕夜皎皎兮既明蕩子兮歸來證舊盟兮雙星

擬庾義城賀平鄴都表

臣聞鍊石搏土以還神靈代出結繩儷皮而後姓氏聿興雖復改正朔以承天易服色以矩地至於逐鹿帷幄戰勝廟堂雲霓拯乎民艱弧矢威乎天下蓋靡得而闕也伏惟陛下躬膺圖籙首戴干戈握機著式句陳名顯球鈐獨運匪藉尚父之六韜金鼓親操時布軒轅之八陣是以神機所服魑魅莫遯其形殊威所慴雷霆靡踰其捷竊聞鞏洛井蛙幽燕窟兎子嬰繫組巳降軹道之旁成湯

俘玉遂屋冀都之社夜郎自大終歸版籍偪陽負固頓失金湯歡忭難名鋪張奚罄夫嵇姬之誓毋野何勞八百諸侯元扈之滅豈尤且須七十餘戰未有勢等疾雷師如時雨操九地九天之算伸百戰百勝之威亭毒八荒盧牟六合璿臺用享惟餘有扈不朝西域既開足使匈奴斷右彼巴蜀闢徑馳檄詰難洛陽謁陵奉表稱述方斯盛烈尟得而稱矣雖復武成奏樂未象崇隆燕然勒銘孰云績侔南粵繫頸武皇慰文祖之心呼韓稽顙宣帝雪先朝之恥繼志述事豈不懿與方今泰法已除漢儀頓復靈臺偃伯喬嶽褒弓歌常武之詩獻維清之頌於鑠哉誠哲后之上儀實昊穹之迺眷也政須克商而後遍道於九夷八蠻紀禹之功敷教於東漸西被然後徵瑑芧薦珍檢鑄德侃遠鏤迹燔今升中成禮昭示無極陪臣濫叨寵賁待罪東都不獲瞻奉聖顏藉觀慶典不勝鳧藻躍

躍之至謹遣王簿某奉表以聞

擬徐建昌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臣聞黔黎無主熏丹穴以求君謳訟羣趨錫元圭而纂緒圖籙膺乎景命干羽格乎頑苗而文教或宣武功靡著若夫思除封豕夏祀重延寇殲銅馬漢儀頓復雖遭家之不造實歷數之有歸匪惟雅懷捐讓志存高蹈已也伏惟陛下降神應於嵩嶽至孝格於昊穹電繞斗樞符葆戢震星流華渚女節徵祥瑞獻鈞璜早識岐周之王命歸當璧遙君荆郢之墟至如祗承文命之意濬哲重華之德固以平章百姓儀型萬邦同德同心聿宣懋績以賢以長豈違羣議納大麓而陟位乘飛龍而御天斯誠哲后之茂矩也自天降喪亂患興肘腋城狐竊據伏鼈妖纏天驕肆虐爰受白登之辱地維解紐致興丹浦之師泣血枕戈撫膺投袂攀龍髯而增慟射狼

葆真堂藏板

角以張弧宣王中興乃正淮夷之罪姬旦輔政先嚴管蔡之誅振坶野之熊羆戰蚩尤之虎豹屯軍灞上前驅先入關中麾兵鉅鹿諸侯觀於壁上逆黨歸罪元惡殄夷戈揕長狄之喉庫藏巨君之首社稷有主鐘簴不移日仄再中天傾重補自登樸椽蠡之世鶉居㲉飲以來龍圖負河鼇足奠極有熊集統伺夢縶野之師顓頊除虐亦有觸山之務獫狁薄伐出車六月鬼方告克頓兵三年未有震雷霆之威挾風雨之勢生靈拯濟宗祏奠安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乾符煥發信星昭見坤靈修貢醴泉湧流郁郁紛紛騰若烟之彩葱葱鬱鬱符佳氣之占重以東漸西被陸讋水慄貫狐狎至自雉游登鱗集仰流侍交請事明王者之無外依漢使以如天其金繩玉檢穆巍也如彼其櫛風沐雨偉烈也如此久應誕承篤祜俯順輿情與命躬凝乾元首出且宣皇諸子瑯琊僅存高祖五

王代邸居長立功立德僉云宜總朕師喪君有君是謂克符前喆
箕陰高謝今豈其時去月二十日具官某等至鄰伏承聖慎謙抑
固讓即眞或以金陵爲王氣所鍾邪中非駐蹕之地伏惟京城旋舊
始承天庥恩謂天乙應金而王仍居亳邑盤庚避水而去遂徙殷
民史誌東遷亦繼鎬京舊服業興南頓豈承渭水遺趣何必謀遷
去幽悲深過沛翹瞻虎踞始廷鴻都抑又聞之不失舊物祀夏所
以配天受茲介福宗支所以尊帝今烏流瑞鈞鱗鼓聲沈權火之
餘閑而不彰禋瘞之儀墜而不補不亦惡乎伏願答昊穹之眷拯
黔黎之生豈可節效延陵更讓諸樊嗣位勳爲光武反令更始爲
君昔莊舄作吟思楚不改鍾儀被縶牽晉求成況臣等親奉節書
藉通鄰好踐盟北境滯迹西園穆叔葬垣子卿持節懷歸有志蓬
何飄風音問雖懸葵知向日但時乖命舛身羈異壤感聲教之遠

訖思瞻仰而何從漢闕長違莫望朱昌之駿乘幷州雪涕竊因溫嶠以馳箋

擬邵陵王綸與湘東王繹書

伏以先朝孝治光被海宇友于之道施於有政國步雖艱與則未墜惟余與爾飫聞懿言宜其戮力勉成先志況和氣集祜戾氣召災屬在屏藩庚申斯旨八王構難卒傾晉祚殷鑒不遠弟宜深悉豈可循茲覆轍芟翦本枝日者問罪尋仇借遺訓藉啟兵端眷言楚服遂成戰地方等身膏原野慘罹鋒鏑猶子之誼痛悼厥心州境遼遠鱗潛羽闕纔得大旨未喻其詳遂踐此藩始知端緒恐由將轉運多慾泰羅胥閑遂弟教訓遂致與戎舉有共事之心昧全局之算志存禦侮鬬起鬩牆手足相殘其然豆泣揆諸時勢能不愴懷方今海水羣飛宵儀匪暱凡有血氣痛心疾首況君父之讐義

不戴天臣子之責坐不安席余與爾昆季在外三人坐視顛沛幾希禽獸便當卧薪圖報嘗膽誓師聯屬肘腋互爲犄角一心協力宏濟艱難區區私憤聊置度外若復逞于小忿忘國大難梟獍未除推刃同氣忍踢蹐之辱遂報復之私弟實快心余益增悼傷謂晉弄兵罪在不赦弟更搆怨豈曰無辜情恕理遣前哲明訓幸許其自戢和以集事夫逆亂除暴迺稱武略泣血復讎斯名義舉至於骨肉靡得稱戈勝則不武敗更貽患弟之此舉失計多矣侯景煽虐逆燄方張江外嵔然不敢正視彼豈震我兵威哉正謂宗藩密布犬牙相錯臂使指効猝難蕩搖若本實先撥藩籬自撤便是導其先路代彼驅除鷸蚌紛爭漁者乘後賊黨聞之豈不齒冷且莊鐵小豎竊據豫章荆南一區適阨衝要今頓兵湘峽城守必疏脫有不虞便須遣旅是江表全境悉起戈矛侯景猝然乘釁泝流

進取腹背潰爛何以堪之弟今急圖長沙雍川困懼鋌鹿走險急不擇音必將求援拓跋互聯聲勢邊釁外啟蠢賊內訌跋胡蠆尾進退維谷與言及此殊覺寒心吾於茲事匪云卓識正復博稽衆議順採輿情咸謂過舉故耳自先皇帝臨御以來化洽飛翔恩淪泉壤雖丁陽九未極顛覆賊景肆虐塗炭黔黎藎臣志士常思報效拔劍起舞投袂勤王嗚咽嚮望已非一日弟沈明內斷武算縱世義旗首舉朝野必靡然相從淨埽欃槍奠安宗祏晉鄭夾輔鎬京是依余也不才惟弟是望豈得謝斯令舉叢彼厚謗所陳禍福近在眉睫不待智者始悉端倪人非木石可無詳察吾所以不憚跋涉自東川來者正謂荊郢諸藩地據建瓴勢如碁布同心同德易集大勳迺復鬩牆狂呼飛輓靡繼師徒罷倣兵氣不揚使景得社鼠跳梁轍魚吐沫怨恥未雪悲恐無地計長沙倉粟足支數年

四郊多壘未由饋餉汎舟有役東道未遑今衆口嗷嗷難淹晷刻若遊兵不解羣情冰渙事機一去嗟何及矣必希令介俯念大勢傾郤宿嫌返瀟湘之旆敦親睦之誼俾其委輸接濟壯我軍威庶殲夷醜類援拯陷溺磐石永奠藏馭再申功烈首推舍弟奚屬吾才薄力微愧無遠志藉書令弟少述見聞情急語促私衷靡罄幸繹斯旨俯采納焉

張朗齋將軍五十壽序 代

六筐戴斗文昌遡上將之垣八柱承穹西極當崑崙之脊

國家霆擊雷掃日晶月明西齧剛戎南懾勁粵一時鏤鼎銘鐘之佐麾城撕邑之兵盛烈躁乎雲臺威棱憺乎月蝎若乃吉甫才兼文武小范胸有甲兵絳灌能文下馬而書露布鄭常都護挂弓而定天山

中朝倚若長城鄰封隱然敵國勳績之盛曠古邈儔而況偉略駪駪十載神交之契百年鼎鼎五旬眉壽之初如我明齋將軍者可無矧齡絣福之祠以志嶽降嵩生之慶也乎將軍黃菌誕雲赤文候日受風后之金法釣磻溪之玉璜鄧禹恥其笑人太阿引爲知已投袂而起枕戈鞶桿之心捧檄而行保障繭絲之任斯時也若鷄地裂青犢雲屯江淮之東道未通申息之北門不啟羣逃有幽壘守無譽將軍慷慨登陴料量應敵闔扉以土解帶爲城削石爲渠咎之防翔旝雲輣之拒宋序之城西北亞夫之壁東南扇蓋不持投醪而壁衆志梯衝自舞吹笳而散重圍卒使縣號獲嘉地名回洛德安守城之錄諸將以爲前模蔡州破賊之師常侍更織遺孽此其忠勇之奮發也夫紆組彰纓之士任以關將而技窮龍驤麟振之名寄諸豎儒而色振書負重者易蹶遷地者弗良稷嗣君空

製短衣奮城子安能食肉將軍祕算雲回神機雷動虬落河之隊勁拔都斛之名豪積甲山齊取印斗大數中興之方伯莊羨獨在少年乞終制於廬山鄂侯因之去職天子知其才之未竟用也重念其志之難回也爰解文資俾膺閫任元戎授鉞頓新故壘之旌旗國士登壇驚絕昔時之部曲蠛蠓生乎甲胄貂蟬出乎兜鍪約陶侃而勤王殄蚩尤於中冀鐘簴如故七鬯不驚遂衣裘欲以襜褕寵杜詩以桼戟緹幢羽葆華瞻節鎮之威儀龍戶馬人嚮望樓船之戈甲此其遭際之殊異也雍州之域實維天府上腴蔥嶺以東古謂匈奴右臂天方扇其毒燄海水熠其燄飛將軍元鉞宣風朱旗絳日鑿皋蘭下出玉門西涼州之大馬橫行渤澥之飛鳶欲墮八戰八克吐蕃持銀鶻而奔三絕三通弄讚鑄金鵝以獻龍沙拭劍烏壘銷鋒築受降城拜武功爵

古之人勒銘碎葉馳傳樓蘭子公之斬郅支貳師之誅毋鼓挈之於君蓋其小小者耳且夫匈奴豈能與漢而爭錯建輸聚之謀先零何足勞兵而充國上屯田之奏頁以慮周於未雨功軼於貪天故闞渠犂而置田官中西域而立幕府使者假稱都尉宜禾徙戍已之邊防增庚戌之士斷將使尉頭而外列於九州者舌以南分爲一道令漢家長無北念望中國以爲仙宸頡利成擒致轂者功歸張儉屠者鎮撫就屯者官始伊循此其韜略之宏深也然或士安闕史靡識撐犁斛律學書先觀屋極景宗但諳競病王平惟記姓名則武蓬未必文通挽弓何如識字將軍手爲天馬吼學靈夔鐃歌朱鷺之詞樂府黃獻之曲盾鼻磨盤敘股作書關樹雕雲齊入詩囊之選怒猊渴驥雄張筆陣之圖古雪荒其靈襟邊沙盪其逸氣九秋猨罷倚鞍和敕勒之歌一品集成開洛中籌邊之策庾

武昌之高致月夜南樓鍾記室之品詩清𥨊隴首此其文釆之穠耆也今者玉桴金鐸建牙溫宿之中阿克蘇古溫宿地公駐節於此沙度繩行樹領榆莖之下依班超爲父母仰新息爲天人豐州吡梅錄而先讋遂使過魏公而自醉卿如秋月光臨塞而逾清帝有銘風恩自天而倍渥隴右萬里斗南一人藎西鎮山川之要惟唐休璟能詳北門筦鑰之司匪寇萊公莫任者矣德配蒯夫人㒲門儷祉肖葉標華鐵樹雖榮而手治蔞績笄珈靡貴而心軫裘蔡誠女而著閨箴弄瓶示弱依夫而立軍府織篝恤仙娶娛記其姑恩撫甬守其僮約斯則我撤子佩嘉耦曰妃金齒纖牙宜家爲壽昭陽紀歲曰艾齊年滕爵者鳧趨戡觚者鱗萃萬釘寶帶隨玉吐鶻以榮須百保鮮卑酌金留犂而弁獻珉筵錦疊琺履麈霄其驥伏頻年騰揚逝企欲借祁連之石爲衛霍書勳還將勾漏之砂

爲劉樊介祉所願崇墉佐佐黃髮番番軍前之大樹春濃天際之氷桃歲歉愧無鉅手頌譽平階上之圖更待期頤晉羅結城中之酒

楊鶯谷先生六十壽叙

台嶽萬八千丈作鎮會稽興公之所藻繢應真之所窟宅芝鬱三秀琪垂萬珠土產其間英時絶特麗竺純固仁者所樂龍蹲聿闓其符列僊之儔鶴壽莫知其紀吾友定專翰林擂嚌道真涵泳聖涯旭歷銳銀鉄而弗舍青紫芥拾文采葩流迹其淵源所漸蓋亦鯉趨之效哉尊甫鶯谷先生幼而愉定長益醇粹粲粲門子白華絳跗之詩媞媞婉容春暉草心之報媚學彌篤味古得歟讀書雁宕山中古雪浣其甕襟飛瀑盪其逸氣振筆無滯文戰有聲爲儒林丈人畧諸生祭酒而槐黃屢踏紅白難拋千金之帶匪享而自

珍徑寸之珠或投而按劍撫子羽之頭責有顏生之坐忘意行似天蓋泊如也既以定斯獲解遂絕意進取少遊之願譽稱於其鄉鄭公所居盜過而輒拜若鷄應識封冢磨牙裘甫蹦於浙東孫恩竄於海曲探赤丸而相斫打草穀而寘撈先生鳩集社兵過其毒餘軌長里司之制朋石渠答之防毋落河之少年懸雲都之勁隊九攻九拒吹笳而散壺圍八戰八克制梃而撻堅甲

王師援浙道出赤城用軍興法督其渠率號檄旁午徵發不時先生豪盈髮虛機牙洞矚雷動風翔咄嗟立辦糗糧屝屨罔闕於供一紙之書或賢於從事百函之答無廢乎酬賓至如壽昌之剏常平介甫之興保甲鄭渾之禁去子史起之濬支渠靡不鉤隱錙銖銀手如斷郡將才之將薦虞詡為朝歌舉宓生於單父先生不以屑意也老氏上善利而不爭王喻好官思之爛熟百里之長豈遠

六行之師薾絲之任易若藻芹之化鄭虔三絕而竟就廣文鄧禹通才而甘居文學辭隆從錄潔操著焉夫華言風語命曰壘尿之民入滿天槪命曰倚魁之行先生經爲人師動爲儀表岑鼎可爲約劑莊士可爲亡資待舉火者百家同饑寒者九族台學宗派假雖二徐君實服其神清安定授之師說祁祁生徒炳於宋史歲歷綿曖流芬漸沬屈辭漫瀾大道荊芳先生以爲一閭之市必立之平十室之邑必有好學新廟翼翼俎豆莘莘規閎精廬旁招都講將使經義治事兩齋復其道規晝子夜集四部通其要略洎縮符梅請振鐸巖陵踵伯恭之前徽拓房山之講席學規虎洞昌黎以之化民開除廠舍賈洪於焉親授續之雅伯求許馬隊爲鄰伯起清操遂有鱣銜飛集元亭載酒進之而問奇博士分羊覗之而取瘦翎翎如畏縣縣若存與伶史度潔將儒佺挈矩也已德配方宜

人端操有蹤善心爲窃先生性寛厚宜人佐之以慈和先生志恢閎宜人濟之以慎密孟舉其案敬如賓信禮論之偉坊抑閨閫之良匹倉龍集於汁洽日馭躔於壽星於是先生年六十宜人則又軼其三矣定爽方禁近迴翔懷歸靡盬將致如岡之頌少抒望雲之思一新同官爲僚合志曰友庭詰互讀悟史共詳敬藉引喤以侑康爵斑衣而舞相期鳥返哺之時紫裘而前爲奏鶴南飛之曲。

與家雲卿書

雲卿足下自睽謦欬裘葛更嬗叢馭南軌酷吏虐人流金鑠石彌復可畏思子不見我勞如何樓臺近水暑氣薰蒸赤日卓午揮汗成雨牆西敗草積逾尋丈細蚊如織時來嚙人轟轟晴雷輒攪清夢時雨淒厲陰晴變幻感此涼燠易致違和雖復努力餐飯加意

維持而元黃之眉頭不伸東陽之帶圍已減枚七起病適對曲江之濤杜詩驅瘧時晨浣花之集西湖風景近非昔比擾剔鋪續漸復蠹勝迴廊曲繞閒以傑閣池隙小露補種晚荷輕颸送香襲人襟袖六月既望天竺香會較盛昔時士女領斌兼卜晝夜金吾弛禁城闕洞開畫船簫鼓因風振響租瓜皮之小艇駕沙棠之文楫宿鷺翅翅盪成圓渦老蟾淪波漾此晴彩明滿絕底游泳自如剎雞頭之菱摩雉尾之茶與之所至覩理短棹薄助行舟勢疾於梭倏忽就岸遠聞孝店荒雞喔喔俯覩莫草零露泥泥黑甜一枕鼾聲四起夢鹿幾醒織烏西飛沈李浮瓜藉消宿渴來披試鬼恣其諧謔徐邈評酒別以聖賢優指生平此樂何極足下儻能從我遊乎秋風甚厲強飯爲佳儻遇鴻便報余瓊玖諸惟珍重寄啟不宜

與樓芸泉文書

都門刲襟忽忽半載絺纊更御凜爽砭人饑禽警旦悴栞號夜環砌蹋步旅懷悵觸蒔感在抱沈鬱彌襟伏惟丈人眷戀庭闈順弄稚子孝乎惟孝言笑晏晏骨肉之樂踰越等倫七月既望得書暨小詞伸紙疾讀馳芳鶩藻結洛浦之新佩續雲藍之蹤歡迸促風裁便娟逸思感均漱玉足移我情外附尺書中織錦字綢繆鈴尾珍珠題縫上言長憶下勸加餐使鴆鳥以為媒託微波以通懷沈浮之罪吾知免夫抑有下忱請畢其說夫巫山在縹緲之際華燈近離恨之天我龍清狂逢場作戲王昌閑巷豈有法秀之訶閒情一賦詎曰泉明之玷必欲贈我瑱玕置君懷袖彼已作蕭郎路人之想此猶堅微生抱柱之信是生綺障類曰情癡繭縛春蠶徒自苦耳別後帀月益復無聊閉戶自精陳經而拜酒復目眩五色神疲三餘凡鄭孔之箋疏馬班之同異曹劉之贈答徐庾之駢偶周

洪之說鄙姜史之倚聲屏不鮮晉唐集猶采漁豔神役於此則志紛於彼理析於微則詞窘於口嗟乎此楚弊所以致惜於往日尼父所以興歎於假年也洛下風會競鶩浮華觀而相知望塵却拜稟質迂滯不嫻酬應季裘未敝禰刺已滅雖免忤物之譏終乏媚俗之骨人訕鬼笑絲染路歧嗟乎享鶢鶋以鐘鼓被犧牛以文繡舉止羞澀宜少坦途矣夢溪但化輿櫬還鄉歎逝之文虛傳乎後死寡婦之賦哀動乎行路上綿若敖之祀下慰伯道之魂倘冀故人善爲區畫嗟嗟出則聯騎入則殊途泉臺一閉餘痛軫結素旐若歸乞爲我以斗酒隻雞酹之也隙駒易逝槐黃又踏僕夫整駕惠然肯來息壤在彼掃榻以俟東風解凍雙鯉能通儻惠德音毋任欽遲

報王子縠同年書

夏初獲奉尺一暨餅金車裘之賜深慰平緣力信宿之諾靡阻於山川背是爰爰猶勞遠遞微生抱柱之信仲山投錢之潔方諸藐詰吾見其人僕與閣下初無撫塵之好半刺之遊李君一言交如舊而揚摧今古振發蒙滯琚談載飛勝箭無算適會閣下復理南棹僕亦授餐硯顏北座君探天台之藥我紫長安之米明明如月弔其淒影浩浩者水鑒此素心鱗潛羽淵疢用疾首而閣下瑤華遺贇期許良般墨符拔爲麒麟飾葵盥以倩盼發函伸紙惶汗無地僕於學問本尟師承觸趣所聞未遑卒業弱既好弄長丁寇亂毛詩代燭魯論爇火先世遺籍幾燼秦燔發篋而觀怳如隔世性耽琢刻結習未除二三知已癖同痂嗜麟楷遂攤鼹技易磬弱冠而後稍研經史涉獵未徧坐忘已多少壯如斯沒世奚望不朽盛業非所聞也比來京師楷於帖括茲事便廢五陵豪貴車如流水

焉如游龍草莽之臣蝨乎其間裘敝履穿嗒焉喪偶秉質闇昧不嫻酬接子敬之詣謝傳并與暄而寡闇中散之對鍾西踞鍛竈而不答匪云傲物吾行吾素軒懸之樂徒駭乎爰居轍覘之華匪適乎躁壤閣下視僕其尚能奮南溟之翮蜚日下之聲者哉閣下好古深思嘗時無甚奴僕騷楚啟夕秀於湘纍膏肓墨守紹微言於學海君治公羊家言名山千古舍君其誰吾斯未信瞠乎後矣蒓客劬學不減昔時數米而炊開曹恒況文園宿疾比幸漸除時相過從足慰岑寂畿輔告災甄子未甚哀鴻澤雁腹疾河魚陽侯不仁良用浩歎雜書所得藉報瑣音自餘細事不一一也幸勖光彩時惠德音南鴻朔翔毋閟金玉

復胡月樵觀察書

南至日伏奉手畢獎借逾恒伸紙循誦愧無似一新秉質區霽

末學淸猶辨鼫鼠而對竊問天雞而識犢蒲嗜蟲瑑護讖斷椄摺訢用聶享帚自珍恩身入海益少詣際引太阿爲知已任鄧禹之笑入殘客對而恧顏好官恩之燗熟虞翻骨相亮無當於公卿殷浩虛聲豈合譚夫經濟而執事謬迴塵賞飾以華譽謬符拔爲養綏廁欽鴉於賀世是使方歎過野鶩猥矯首離子督墨樗散呈材雖愛入以德之盛心要非觚生所敢當也私念吾郡勝流輩出駱丞賓王帝京之篇舒尉元輿牡丹之賦徐侍郎安貞之遺製馮散騎宿之瓌辭並蜚聲李唐爭輝寶婺天水南渡人材彌劭過江之彥禹公之賢劍氣耀於一州德星聚於百里自東萊倡道北山開統入倫模楷經學大師後進挹其餘波魁士掇其緒論元興宋蹶質往文來雖性道精微稍遜於毅甫而篇章述作羣奉爲詞宗延祐至元之間天下言文章者未之或先也方部卿坝立夫黃晉卿

柳道傳跋九靈王子充諸公長離去而宛虹來若木淪而望舒曜歲歷縣曖流芬未沫青蘿遺老（宋潛溪）遂以文學弁冕勝朝方其盛時人握蛇珠家懷荆璧儒林接軫文苑聯轅煙墨驅使膏馥沾丐

四庫著錄幾贏三百舉經續軼又得數家自餘斷璧零璣逸篇墜簡或私家纂載未入中經之簿錄或羽陵蠹蝕已同酒誥之俄空凡此嘔心更難僂指而郡志漏略靡所取材藝文一篇體例踳駁不聞件系總目惟事毛舉外篇分別部居之指展卷而闇如流連光景之詞累牘而未已重悂貤謬疑誤後生走不自量竊欲排比舊聞網羅散失踵班史藝文之例條其家法仿竹垞經義之攷覈其存亡匪云掎摭利病實乃補苴罅漏敬鄉之錄或有慙於禮部讀書之志庶竊比於郡齋願稽於俗學未遑卒業茲專體大要非

鍜歲鍊月未易藉手也執事棲志家衖罩思典墳南面百城拄腹千卷毛琴川之鐫祕笈陶南村之輯說郛㪅彼梓桑譔諸梨棗訂趙肖之譌臣向捽其編摩敘長短之書子固肆其文筆信足津逮來哲闡繹前徽未箝鴻編何時斷手如使蘭臺真本或見鈔於蕭梁西州漆書討分貽於張竦心乎愛矣德莫厚焉更有請者尊齋緗褰富百曹倉鑒別之餘定饒善本或有鄉先正遺籍溢於四庫外者第其篇目撮其指要命寫官以分錄附瑤華而遠馳則乞漿得酒恍經借讀於春明按圖索駿更藉徐充於僕衍貺我七錄報公一瓻亦勝引所心期雅材所首肯者乎山川緜邈延企爲勞薊北霞飛雞鼓剡溪之櫂江南草長望裁希範之書垂詢諸目具詳別紙統蘄裁鑒率啟不宣

王母鮑太夫人八詠

歲在敦牂月維畢病長沙王益吾先生陪祀東陵行二日而太夫人疾作聞耗遄歸未旬遽卒嗚呼哀哉樹德委華匪我輟讀王事靡盬鬼伯何促嗚呼哀哉太夫人家承顏訓幼嫻班誡窈窕而兼德象帛拜而代香纓年十九歸贈公迷事重闈能諳食性潔蠲概散煩摺絺綌和盌盎而絡緯先雞鳴而總笄髦髦焉愉愉焉玉繳照于中閨蘭熏扇于娟鄉矣贈公既傾乾蔭重罹困厄紜干之雀懼凍殺而分飛城上之烏獨栖遄而告瘁太夫人數米而爨舁脫而食勸威姑以加飯伴稚子以恒飢閨閫初日影照於棺盤才刁朔風感侵乎葛帔龜手之勞畢萃午夜之泣靡聞食貧而旨媚學相助蓋無如也吳門靡恍漂擇其宗屢丁祝予之戚遂遭未亡之災薪稿手調慟絕徐家之新婦循梁踵武僅賴謝氏之孤兒蓋太夫人舉丈夫子四今獨先生存耳嗟乎回黃

轉綠枯菀之遇奚常叩宫彈徵甘苦之懷自喻去角而予齒前沈而後揚淸陽之迴不棼然與逮先生入承明教胄子歛笙詩而聲謄被宫錦而戲綵太夫人佩其象揥言分九樹之華撤其環瑱以贍六姻之急椒蔞闔戸每學于先姑少君提甕詎忘乎前事何悟鼎養方遂恆榦不居寒泉咽流悲谷淪曜歌虞殯而雹逝鏘楚挽而風淒嗚呼哀哉三釜之祿反哺曾幾何時一溢之米銜恤迺無終極遂使悲隱之之慟鄰母感而輟舂聆皋魚之言弟子辭而歸養嗚呼哀哉一新隸兖公之門下諗魏國之芳徽敢述彝德之篇不辭誄長之僭昭我彤管表之素旂其詞曰猗嗟賢母女有士行淑質瓊粹沖懷淵映胡德之豐而壽之吝百年有窮令問靡竟竹笥遺戴椎髻儷梁姑恩製曲女憲補亡餅罄罍恥毋兮彷徨約其口體以奉尊章孝乎維孝厥聲英英夫子人豪棲貧服道秘文怪

牒宾搜幽討佐讀以繹誰謂荼蓼豈伊匪藪榮名爲資學之勤督家之息耗毋以瑮瑮而紛厥好顧訓兒曹書諸庭誥森森珠樹蹁沒勸學僉曰荀龍倏悲賈鵩拔心卷葹斑淚慈竹偉節最恝阿龍故超豐玉茺穀爰瓶于朝母也迺然秉心無蔑嬭衣匪榮藜羹是軫能勸有繼懷哉先訓如何厚夜聓不淹旬悴棄號且淒花斷春無言怛化遽此歸真侮甫摽擗遺愛在人嗚呼哀哉疇昔之年孫枝屢謝畫圖省識睠焉傷心寫庶幾媒祝永此弓冶素幃依然含飴地下嗚呼哀哉先生舉子女數人皆殤太夫人望孫綦切嘗戟購得昭君抱子圖命先生題詩其上以見意戟大牖慘慘靈輀昔也板輿今也繐帷宵夢微怳撫臂歔欷淵波嶽雲靈兮儻來嗚呼哀哉

祭崇義祠文

嗚呼殘屍馬革封彊思死事之臣直蓋犀軒國家重襃忠之典若

乃匹夫倡義烈士殉名藉衆志以成城僅彷十連之制拚餘生以殺賊未膺一命之榮羅輪遽痛乎國殤赴敵競歌乎虞殯禍斯酷矣報亦隆焉痛自刼換紅羊妖連青犢殺氣莽野屍陀積陵燄摩飛火宅之灰成鼓斷行人之迹匿叢箐而戢影捉徧迷藏打草穀以驚心搜窮窟室斯時也望

王師如時雨噓怨氣以成虹兩河與歸宋之思三戶動亡秦之憤募李瑒鄉閭之勇調仁恭定霸之都兵寓於農制梃而撻堅甲古誰無死命將而繫凶門謚已具含玉以前行聞鳴金而不返矣迨至赤眉燄熾黔首心抓蠹角雲愁呼聲雷動三戰三北而壯志愈伸九距九攻而長圍漸迫雖丸泥自固先聲共懾乎鵶軍而壯士不還入穴轉傷於虎子或懸樯而碎首或伏炭而捐軀鶴唳聲哀蟲沙刼慘元纛新篋虛歸國子之元白草飛燐誰辨崤函之骨叢

祠月黑山阿雨來莽莽平沙靈旗倏忽邈彼英爽陟降在茲今者彗掃欃槍風清宙合殲遊魚於釜底歸戰馬於山陽

朝廷推倣蓋之恩大吏重輶軒之採微績不湮於草野昭忠許入乎崇祠在諸君取義捨生豈幸幽榮之錫而我輩同仇偕作敢忘保障之勞用是堂廡經營几筵肆設盂酒豚蹄之薦兩楹畢萃之覩痛罹鋒鏑於燹原置之死地爲結淨緣於梵宇祝以生天（祠近觀音）闕諏日吉而涓成望雲旗之來下嗚呼賦大招之山魂兮歸來歆代舞之筵神其醉止他日編修青史待傳包疕痕之鄉兵此時淨掃黃巾莫作張睢陽之厲鬼靈其來格鑒此幽馨

佩弦齋詩存一卷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詠南史新樂府

寄奴王者真不死崛起田間作天子平生結習尚未忘土障麻繩戒奢靡區區田舍公得此已足稱豪雄史臣贊歎子孫笑殿名玉燭淺慮造乃發田具雖貽慚愧奴肆譏尤難堪玉燭殿

龍負舟師大禹元嘉政理稱小康修文未暇且閱武君王志封狼居胥敵騎一敗江左墟佛貍患與巫蠱俱可憐龍負舟難免螢化珠龍負舟

將刀來破腹那生當贅兒病人本多鬼官家避鬼胡不知不見竹林堂羅巫射鬼鬼已時麻麻聲未奏寂寂呼而走此時官家亦與鬼為鄰不識巫還射鬼否竹林堂

楊婆兒日禱求天位幸速賜免作籠中囚自從左右王帥見束縛不如市邊屠沽窗兒百倍優佛言有福生皇家願佛早爲阿奴謀大家一旦得危疾楊婆此時功罕儔早晚即天位急書報西州中央大壽字三十六字環四周輜軿車未出端門鞞鐸聲已喧樓頭恩恩便如此放鷹走馬無時休上庫五億萬視錢如視仇夙昔恩汝一个不能得今日用汝快意不煩聞翁言阿奴須好作豈知覬覦早有西昌侯裸身壽昌殿戎服興光樓此時楊婆在何處便應禱佛消災尤吁嗟乎楊婆曷不禱佛消災尤 楊婆兒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至尊衣鉢憑誰傳列肆尚憶華林園前景平後永元 閱武堂

涅槃經無遮會通理瑞枝生五色祥雲靄佛言須捨身方免衆生一切罪衆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難入口大慈復大悲依佛佛

知否平生黍贖億萬錢悔不買蜜藏枕邊此時口苦佛不憐 奈胡

舉國王奈何帝天子太無愁江南覓輕棄臨春閣上歌未闌桃葉渡頭兵渡江急捫置牀下叔寶無心肝勸君且莫嗤叔寶照鏡已知頭頸好 奈何帝

內庭宴扇障面外家為樂自多方倫鄙婦人殊罕見當時一扇尼流傳班姬製詠團扇如何易世後玉柄毛扇成微嫌 扇障面

楊郎好莫見苦大家為郎歌阿奴為郎舞山陰面首三十人區區楊郎何足數楊郎自昔愛風華不見北朝亦歌楊白花 楊郎好

身不識仲華君無作才語恨公不讀百卷書淮南王傳竟未暇史項羅精明將山忽已傾惜哉三寸柑不保七尺身 三寸柑

急須一斛吏公能自屈吾事濟百函裁尺牘千人供飲御御憶生平胡有此一斛檳榔尚難致阿翁嗜檳榔阿兒嗜痂痂南康倒吏

遍流血記否阿翁乞食妻兒家乞檳榔

可憐白浮鳩長城自壞將誰尤佛貍屯瓜步空憶檀江州嗟哉江州枉稱智先機不及一女子竟忘勳高道家悲嗟哉江州莫憤寃詢徐久已歸黃泉公獨重生十一年白浮鳩

上山去前齒下山去後齒性既嗜幽棲躁進胡不已君家折屐有令名恨君徧遊山不及東山行遊山屐

車中有七尺車前無八騶丈夫寂寂果如此金印何時解穰侯須臾釋服稱我首公真誤我難亟救卿即不吐言已累百歲毋古來作賊安能久䩞車壁

可憐石頭城袁粲死彥回生彥回嬌嬌多令名黃羅襦著便負盟國家不保保妻子公非蕭公不了此鬖髿空戟張何無丈夫意初秋涼夕幾何時銀柱琵琶拜新賜黃羅襦

蒼頭公亦其勇武能斌婦人何足數織當訪婢耕問奴黃頭小兒但知昔下官雖耳學卻嘆此跪求高閣三望車顧已償兩匹紺神璫傷莽年頗欲逃南岡可憐不及張子房 蒼頭公

拍張拍張作三公平生狡黠魁梧雄丈夫作事須及熱手捧紗帽呼蕭公懊儂歌求罷平東軍已作僕今果負情君昔偏鑄錯借問司空彈拍張何如為人吹鼓角 懊儂曲

昔夢熱一手今夢熱全體已得班劍物復思作天子平生不識太傅謝安負鼓聲口自為邪冠投地悔已遲問君致此豈無故冠不諷君君自啟 夢熱詩

箭如儀騎馬如龍鼠竊出火耳生風將軍年少稱豪雄釋甲便賦詩得句驚羣公鄉背當遭遇卿拔其無窮獨憐司州城望眼將穿蔡道恭 鼓角詩

行中水作天子壽光閣外空徘徊壽光閣中定敕旨佐命第一功才智縱橫自奇士壽光閣功最多永壽省名未磨家令一呼滂滂沱赤舄終已矣青史竟如何 壽光閣

阿堆真名士當時實無輩吏治頗有餘豈止文稱最桃花臏米得幾升綠沈投瓜悲不勝阿堆竟以知命稱惜哉謝梅一詰難爲情 桃花米

擲鐃鈸魏軍奪氣南軍畏將軍膂力真絕倫千聞乃令公一見北拔門德教殿舊廚進膳徒爾爲卻愧用端拌血戰國事耶喪予耶將軍者恥耶 擲鐃鈸

秋夜

不知秋氣爽夜坐覺微涼深巷吹聲碎空階蟲語忙樓高先得月樹秃早經霜何處裝砧起因風到隔牆

歲暮感懷寄吳樓芸鼎丈

凍雲漲墨壓城陰朔風捲地挾雪來寒棱砭骨失重纊畢逋烏啼聲哀人生落薄不稱意局促轅下真駑駘出門惘惘呼影語日暮彳亍銅駝街裘敝履穿皆索米問君何福登金臺長安少年盛意氣使酒罵座矜肥儕飲酣攘臂詆權貴乞憐昏夜師優俳拙哉子雲口喫羅清靜寂寞勝謝諓侯門百尺躡雲表趑趄欲進心漸灰天生傲骨竟何用拳曲擁腫非良材懷中名刺久磨滅索居昔憶同岑昔半載相依接屋宇縱橫議論癲如雷神椎一擊皆不中拂衣歸去耕蒿萊區區捧檄何足羨晨夕羞勝攀蘭陔鴻妻孺子共情話瑤環瑜珥饒清才人間奇福君恣取興酣落筆凌鄒枚君曾以長調見示我獨何為泛萍梗依人作計頭長埋尺書遠道倍珍重緘鱗若雁勞頻催春風翹首向南望隴頭爲報梅花開

題平湖秋月

涼意灑然至全湖一望收四山鎖寒碧萬籟撼危樓秋色淡無語波光凝不流憑闌談往事細認劫灰留

旅感

文章小技未為尊況有詅癡結習存下筆由來憑耳學入時重與認眉痕已知宦味蜂成蜜何事埋頭發處禪愛聽杜鵑歸去好東塗西抹總休論

醉歌行戲贈余舍人子駿丈

奉君延洪壽光之美醞蒸鳧炙鴇之珍羞眼前有酒且盡醉死歸生寄如浮漚君不見安期巨棗鍾山李仙藥無靈祖龍死文成五利何紛紛金銅仙人淚盈眦吾登閬風目眺西王母皤然戴勝已白首長生若此亦奚益不如快意一杯酒西京豪貴誇金章黃金

爲枉白玉梁生存華屋忽零落百年魂魄思故鄉君今飢死一棗栗奚勿壽夭齊彭殤君謂汝言亦復佳我生懷抱鬱鬱何時開速營槽邱吾將老死便埋我青山隈君如不忘賤夙諾斗酒隻雞將復嚼栩然被髮敂閶闔乞取天池萬頃爲杯杓醉鄉何隆隆誰其尸者王無功糟漿之氣逆人鼻長風一縷吹墮榑桑東道逢劉阮欣然把臂入主人醉我春宵宮脫帽露頂酣覺側輾之不醒如癡龍鬱單天子闞而異何物狂奴恣遊戲亟語巫陽莫下招幕天席地隨所適頗聞中山一飲醉千日我欲從之餔其糟

題吳雪樵丈詩草兼送歸里

紈如五鼓飲微酡取次留春付夢婆楊柳曉風新樂府瑣枝璧月小行窩名場歷盡雄心在詩卷刪餘綺語多記取鬢絲禪榻畔酒痕他日重摩挲

我初識面碧峰下見說寬饒是酒狂彈指十年三聚首送君一騎獨還鄉洞天丹侶應相訊京洛緇塵已飽嘗徑欲山棲尋舊志荷蓑同牧赤松羊金華山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赤松子叱石成羊處也劉孝標於此著山棲志君所居在山下

代題殷小諳庚常遺照

妙手今無龔公書信有神避人仂夜課縱筆得天真一第嗟何晚重泉慘不春惟餘縑楮富藏弆比陳遵

拓弦鳴霹靂磨劍倚崆峒抱此一腔熱凜然國士風修期能殺賊魏絳已和戎芳草甘泉路魂應戀故宮庚申之變君在澄圍呼守兵擊賊爲一逃弁所呵而止

見說羅池廟蕉黃荔子丹生天緣慧業入夢尙承歡夙世憑麥果文人例嘔肝無爲吟楚些雲路正驂鸞君嘗示夢家人言爲四川城隍

士有一知已無須嘆數奇況開雙旐出深動

九重悲脫屣君奚感題襟我已遲傳神阿堵在拂拭認英姿君歿後

召對每甫諧經
侍郎垂詢及之

題紅杏邨莊圖

年時杜曲竟幽探貰酒亭邊屢駐驂客子光陰總無賴一簾春雨夢江南

學士風流七字詞春情惱亂鬢將絲萘寒半得渾閒事惆悵飄茵墮溷時

得甯照堂乙然點中書卻寄

過雨門庭寂端居避客來故人三載別花下一樽開江漢供吟筆蠻荒老異才依劉誠得地無那髮華催

險絶甌兒井地在漢中之南爲川黔孔道君時留滯於此雄關扼上頭地形全歸控山勢百蠻收士將銜枚熟天陰蠱火流無爲嘆遲暮永夜拭吳鉤

僕指論交誼如君得幾人風裁閒處峻笑貌古時春玉貴終遺刖
文多轉召賓平生湖海氣爲爾一沾巾
人海藏身固頽然一蠹魚愛閒驅幻夢借病校奇書多難還營祿
窮交易索居南皮陳迹在何日萃吟裾

送胡子樵之官江西並柬樓芸皋丈

五年飢走長安道落拓一官馬伏皁友朋不敵文字樂閉門兀兀
攢詩草麗州公子人中豪縱橫酒國偏師鏖素心三五數晨夕言
泉噴薄悉秋濤朝來揖我告長別低頭爲捧廬江檄珍重平生叚
道心要令我逍生顏色百花洲上芙蓉開琴尊閒集同岑苦城東
樓生我同調少年意氣燦如雷祗今老作衙參客詞場跋扈應非
昔爲道南皮跌宕有新篇續陳迹男兒讀律不讀書被飾治
譜終虛車故人滿案簡書鞅掌有暇憑上計初

壽徐壽蘅師六十

早歲才名動漢皇煽車盦鎮賦長楊黑頭領選袁千里白髮詔經賀太常陶峙盤雲隨使節明湖漏翠入詩囊疑顏豈待切席熟曾爲採奇度石梁

閉門矻矻抱遺經餘事遥將風雅親家法皇能尊後鄭詞源班馬導先秦平生說士尤甘肉從古名場慣積薪天與著書閒歲月儘容散滑問迷津

送日本山米溪琰玉遊上海

之子遠行邁揚帆入窅冥魚腥吹浪黑雕眼射霜青海寓同文戟詩敵由怪靈請纓今有路誰謂限重溟

朝鮮使臣閔翰山以詩及畫蘭見詒次韻贈別

海東文藝重真儒使者星軺畫擁朱記取城南觴詠地玉梅花下

酒盈觚

空谷幽香素輿期憑君筆妙畫中移他時淚水秋風起儘和蘭衰菊秀詩淡雲後而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朝鮮貢使金叔度句也

送日本岡鹿門千仞

瀛東自昔盛文學來自百濟開唐初惺窩山陽遞述作勃窣理窟宗程朱徂徠俊邁亦人傑氣撼山岳薄太虛滄桑陵谷有代謝坐使儒術成川徂岡君稚學鬱奇氣東西秘籍紛爬梳藩侯納士義旗建尊攘若論扶皇輿身嘗棋質幸不死塊磊聊借奇文攄觀書卓犖眼如月吾妻鏡內窮褒誅君著有尊攘紀事涉史偶筆當奧羽諸藩抗命時以持正論陷羅織幾死直北蝦夷古窮髮雪花八月如掌飄徙民實塞淡遺制北門鎖鑰嚴其樞書生慷慨建偉策謀國從古貴純儒蝦夷北接庫頁島與俄鄰君建議開北海道又嘗遊歷其地著北游詩草六經大義炳如日巵辭曼衍疇能踰曰求貨是

重實踐漢宋學術無歧趨空談飽何兩奚取俗師往往拘於墟虛
西遺教乘間入立說乃與洙泗殊倘同兼愛重堅忍剽竊墨老揚
淨居自治其俗豈無補援儒入墨嗟奚愚百工之事倘技巧聖前
民用致廢諸殺機一發不可遏積憭成邱血為渠斷雕返樸會有
日絕學先賴吾徒仙山如瓜棗初熟歸帆縹緲淩蓬壺古文令
殿今已解儀致未火秦時書

恭提題

御畫蘭竹冊歷

制

露葉風枝妙入神娟娟擢秀浣微塵孤芳空谷無人賞
屢筆淋漓為寫真
細餘鱗根雜淺沙春風若蕙護璿芽清芬終古長無沫合作人間

第一花

幾枝婀娜映生綃楚畹移根傍九霄怪底披榛長見采幽香未許

伍甲椒

點綴秋光別樣奇鵝溪細絹寫新枝侍臣儻和横汾詠剛及蘭芳

菊秀時

修竹植欒點筆成眼前突兀數竿横何須更入篔簹谷斗覺薰風

殿閣生

潑墨縱横與自豪涼颸颯颯滿庭臯虛心峻節從教寫未許纖塵

點素毫

新枝冉冉放青柟老幹森森鍔碧霄滿幅淋漓生氣出此中無地

著甘蕉

十丈琅玕尺幅收蕭蕭併作一庭秋丹毫寫出凌霜態不數尋常

瀟灑侯

予以言事改官冶秋前輩賦詩見贈次其韻

平生苦讀劉蕡傳夾診虛陳中壘書郎署一官容偃蹇罪言三策共欷歔鄉心頓欲蔡歸棹舊夢長應戀屬車輦道上林遊獵矣昔將詞賦薄相如

附原作　張百熙冶秋

從來古有江都錄痛哭令誰賈誼書王聖豈容無直諫時艱曾與共長歔沈藴白日孤臣疏銷鑠清霜御史車得失一官應不憾蒼茫萬感定何如

次王逸吾先生陶心貞孝廉原韻

放權頻年遊水濱秋風長憶越溪莼君恩許遂烏私願忍把頭銜署散人

山館開花無主名孤芳猶自拂旌旗柴門向晚風逾急細數鳴蟬斷續聲

早歲南華妙諦參大樽甄落久懷慚幸留佳處茆庵在好和彭翁七不堪

龔桂山中解笑人紛紛華轂夾朱輪刳蓂寸鐵知何用枉遣人傳蛾發臣

楚騷悱惻嗣音難千載風流屈宋間蘭茝至今芬未沫何嘗一訪九疑山先生時招予至詩社中

題尹仰衡恭保詩集

萬斛詞源湧怒濤偶將遊戲寫牢騷仲宣詩句從軍壯坡老文章過嶺豪報

國無權羞短髮辭邊有淚漬征袍參軍何事工蠻語跨海猶能釣

六卷

短衣匹馬歷炎陬犵鳥蠻花次第收皙為珠崖爭遠郡似聞玉斧畫邊州銷兵喜見輸青詔鑿空虛勞博望謀贏得弓衣傳織循使君解賦大刀頭

徵垣儤直幾經年桂管從戎萬里還樂府悲歌前出塞名場幻夢小遊仙揚州風景孤騎鶴浪泊勳名感跕鳶讀罷新詩重惆悵南雲何處是龍編

送周少璞編修遷朝

清秋迢遞越王城刁斗森嚴漢將營五嶺人文稱霸國一鐙校藝舊書生可無晁令匡時策喜有宣公得士名此去玉堂勤儤直吾衰猶聽矢歌聲

朱烈女 補遺

兩峰壁立森如削陰雲慘淡日色薄中有女貞之木長不凋烈女貞魂所棲託烈女誰朱氏息媍於吳年十七渡河有期禍未結明年冦從西方來金華一潰勢莫支殺人如麻賊如織提兒挈女爭奔馳女泣告阿母兒身親身豈忍離母曰咄咄兒毋悲且同避賊南山陲六月三日日昳後賊來搜山先獲母奴輩利財耳餌以金珠賊釋手此非樂土胡株守願保母身促母走戢戢入竇山巍巍高矗雲霄夜深入避賊氛詰朝賊復來鋌險鹿失羣老母倉皇賊相迫脅以白刃驚斷急烈女聞之心膽裂傾身障母母身脫賊怒舍母挾女出女抱母身堅不釋女身區區惟老母俱熱血可濺逞恤鼠狐鼷聚一聲四山應羣賊蟻聚鷹攫雛女奔且呼母隨行二里餘峭壁巉巉石齒齒此是兒生別母地謂母急奔毋俱斃翩然

一葉隨風輕賊出不意羣相驚異女倘生女已死死猶洩憤殘其形雨淋日炙屍不朽閱旬始殮面目猶如生嗚呼

國家承平二百載官府酣嬉發痱瘤粵西小醜肆跳梁多少人披忍辱鎧卓哉烈女天人姿正氣能振綱常衰寸心不灰名不沒皎皎長懸天上月